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计诱保母情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# 楔子

“不，不，她是我女儿，她是我女儿。”易伟狂怒的暴吼。

“对不起，林先生，她是我女儿。”獠头鼠目、油腔滑调的陈建名贼笑的开口道。

“我不相信敏芳会背叛我，晓晓是我的女儿。”易伟忆起敏芳温柔娴淑的模样，他力求镇静。

“这个嘛——”陈建名小人般的低语，“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男主人因为出外景而滞留国外，来‘串门子’的我，欣赏嫂子闭月羞花的容貌，情不自禁的使她‘蓝田种玉’，你说，晓晓是不是我的女儿呢？”易伟抓狂的冲向陈建名，紧掐着他的脖子，“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强暴敏芳。”挣脱他，陈建名呛咳的说：“别说得那么难听，我在你不在家时‘照顾’她，完全是看她难耐深闺，当然了，她挣扎哀求得满厉害的，不得已，我用刀子架在她美丽的颈子上，请她配合，她可是很乖、很听话的。”易伟语气森冷的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还勒索敏芳？”“哪有。”陈建名耸肩答道，“我只不过跟她借些钱花用而已。”“是吗？”易伟丢出一叠纸张，喝道：“这些是什么？”拾起来一看，陈建名打哈哈，“别那么生气啦！所谓‘一夜夫妻百世恩’，这只不过是给‘一夜’老婆的‘甜言蜜语’罢了。”“你无耻！不仅强暴敏芳，还勒索她，现在居然还要胁我，要我交出我女儿，告诉你，我办不到。”易伟强烈的指控。

阴狠的陈建名讪笑的开口：“好一个办不到！林易伟，我只要向记者公开说明我女儿的身世，无风不起浪，记者一查，你老婆被我强暴、勒索的事实一一浮上台面，到时候你如日中天的明星生涯，不是就此中断了吗？”奋不顾身的，易伟冲上去给陈建名一顿揍，为拍武侠片所练的跆拳道、柔道此时正好派上用场，他想打死陈建名。

“易伟，够了，易伟，不要打了，你要考虑到晓晓呀！”王文德阻止他，怕他犯下杀人罪。

“我要他死。”指着被警察架开的陈建名，易伟激动的吼。

王文德了解他的悲恸，安抚他，“难道你要让他毁了你和晓晓的一生？让法律来制裁他吧！”“法律？”易伟狂笑，“文德，就是因为法律，使我失去妹妹及妹夫，你还跟我谈法律？”“你妹妹？”陈建名饱尝一顿拳脚、遭警察制伏后，第一次开口。

“对，他妹妹。”王文德气愤的开口，“你刚刚所说的话，都已经录音存证了。”“他妹妹？”陈建名恐惧的咽口水，想确定般的追问。

“对，易伟的妹妹在她难产时，将一切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告诉她丈夫和她哥哥；她丈夫因她的死亡，忍受不了顿失亲人的伤痛，也跟着她而去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她哥哥，他找你复仇来了。”王文德咬牙切齿的说，“今天的一切，是易伟‘请君入瓮’的演出，你以为如何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陈建名讲不出话来，他知道这一次他死走了。“我的女儿……”“你没有女儿，晓晓是‘我的’女儿，敏芳与我妹夫在过世前，都要求我照顾他们的女儿，所以‘我’才是晓晓的父亲。”易伟回过头来嘲讽道。

敏芳夫妇俩因为经常往来美、亚两洲经商，生怕有个三长两短，为了

确保孩子的利益，早在怀孕之初已将遗嘱拟好，所以，易伟是晓晓名正言顺的父亲。

“但她是我女儿呀！”陈建名着急的说，希望易伟看在他是晓晓的亲生父亲的份上，放他一马。

“你不是，也不配。”易伟打断他的乞求，“敏芳当时不反抗你是怕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是因为怕死。”“我……”“你什么你。”王文德将陈建名带走，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，偷窃事小，但强奸、抢劫、勒索的后果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他不带同情心的对铐着手铐的陈建名说道。

易伟掩住耳朵，不想听见王文德告诫陈建名的话。

如果不是他出国，请妹妹、妹夫来度假帮忙看房子，这件事就不会发生，他妹妹与妹夫也不会因鹬蚌情深而相继死亡，是他，他才是刽子手，他才是害死他们的凶手。

看着襁褓中的外甥女，易伟心中无限歉疚，他抱起晓晓，喃喃低语：“舅舅对不起你，舅舅对不起你。”窗外，春雷响起，像是配合易伟阴霾的心情，雨，倾盆般的猝然而下，沉睡中的晓晓也惊醒的大声哭泣着。

今后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，只剩他们“父女”俩相依为命了。

## 1

抬起头核对手中的住址是否和眼前的门牌一样，谢佩茵蹙起眉头望着眼前这栋雄伟的建筑，老实说，她实在不想踏入这富裕之家，但生活的压力逼得她不得不低头。

再怎么糟，也应该糟不过到酒店当服务生，更何况这个工作还是黄教授推荐的，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才是。

下定决心，她按了下门铃。

“谁？”低哑粗暴的声音由对讲机传来。

“对不起，这是林公馆吗？我是黄教授介绍来应征保母的。”佩茵并不笨，屋内的男子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抬出教授当挡箭牌比较妥当。

“当！”的一声，门开了，佩茵耸耸肩，推开门走进去，心里直嘀咕，这家人也太随便了，也不先确认一下来者的身分再开门。

但，佩茵已无暇再在这问题上打转了，眼前难得一见的美景已吸引住她全部的注意力。诧紫嫣红的花朵盛开在由大门往主屋的碎石子路两旁，迎风飘曳的花儿煞是好看；占地千余坪的草坪修剪整齐，佩茵有股冲动想脱掉足下的束缚奔驰其间；鲤鱼池中，水清澈见底，名贵品种的红龙优游其中，乌龟三五成群的嬉戏，这是富豪之家，一个她曾驻足，而今不愿意再踏入的优渥之家。

“晓晓乖，晓晓不哭，舅舅抱，不要哭嘛！你不是吃饱了吗？尿布也没有湿呀！不要哭嘛……”粗暴低哑的命令，换成哀求欲泣的低喃，阻止了佩茵往外走的步伐，她当下决定，无论有没有获得这份工作，总可以牺牲些许的时间，来瞧瞧这画面——奶爸哀求女儿，这场戏绝不能错过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谢佩茵，文化大学夜间部……”“太好了。”昂藏七尺之

躯的易伟松了口气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将手中的娃儿往佩茵怀里塞，发出解脱的叹息。

倏地，惊天动地的哭闹声停止，易伟一脸惊诧，立刻说：“就是你了。”抱好约莫六个月大的娃儿，佩茵逗弄着她，“小乖乖，太热了是不是？穿那么多的衣服热坏你了，让阿姨把你的外套脱掉如何？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呢？我认为还是太多了点，再脱掉一件怎么样？留个两件，在冷气房裹才舒服，对不对？”佩茵不理睬易伟，将怀中的娃儿逗得咯咯的笑，顺便告诉他，现在是秋老虎降临的天气，穿四件衣服，委实太多了。

“谢小姐，无论你要求多少价码都不成问题，你被录用了。”易伟带着十二万分的佩服，注视着眼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女孩，将晓晓“收拾”得服服帖帖，保母的人选不做第二人想。

“林先生，你不觉得太草率了吗？我的身分、背景、履历你都不知道，不怕我居心不良？”佩茵注视眼前这位面善的人，她知道自己应该曾经见过他，但是，到底在哪里见过呢？他笑了笑，灿烂的笑容唤起佩茵的记忆，“你是林易伟，那个演员。”“对，我是林易伟。”他大方的承认，“你伤了我的心，我还一直以为我的知名度够高呢！”“对不起，我很少有机会看八点档。”佩茵抱歉的说道，印象中的林易伟还未婚不是吗？怎么是一个小婴儿的父亲？看她一脸困惑的神情，易伟说：“我们先将晓晓安置好再谈，如何？”谈？Ofcourse，佩茵望着怀中沉睡的小脸蛋，她认栽了，无论事情发展的情况如何，只为了怀中信任她的娃儿，她会留下来照顾这一抱过手就依偎在她怀里酣睡的小天使。

“我们到书房谈。”安顿好晓晓，易伟指引佩茵走向书房，她照顾晓晓的用心及细心，是他不惜重金想将她留下来的原因之一，更别提晓晓与她特别投缘，肯信任、安心的睡在她怀中。

“林先生，我没想到要当这么小的 Baby 的保母。”佩茵有话直说，她做事向来速战速决，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。

“黄教授没跟你说清楚？”易伟口中的黄教授是他念文化大学戏剧系时的心理学教授。

“没有。”佩茵摇摇头，“黄教授只给我住址，如此而已，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害我。”“哦！那我简单的告诉你晓晓的背景，再出你决定接不接受这工作。”易伟忽然想起黄教授面授机宜的那番话——善用同情心，“晓晓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，我是她的舅舅兼监护人，因此，绝对有必要请保母来协助我带她。问题是这小孩总有通天的本领让每一位带她的保母投降，老实说，半年来你是第一百二十三位的应征者，而晓晓从来不在刚见面的保母怀中沉睡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照顾她，至于薪资方面，绝对优厚。”“一百二十三位，好象满有趣的，林先生。”佩茵很需要工作，但是，她总有自己的考量，“我是孤儿，所以我很愿意留下来照顾晓晓。可是，你必须了解的是，我今年要升大三，社工系的课颇重的，因此只有白天八小时是我所能够拨出来全心照顾晓晓的极限，至于其它时间，你必须自己想办法，因为我要为将来打算；还有，休假、请假方面的问题，我希望我们能一并谈清楚，我不想到时候你不满意我时间上的调度，再来引起‘劳资协调’相关的问题，这么一来对我是比较吃亏的。”“五万的薪水，你全天候照顾晓晓。”诱之以利，易伟希望她答应。

“林先生，学业对我很重要。J 佩茵非常心动他所开的价码，但是往后的路还长得很，“我不可能照顾晓晓一辈子，当你娶妻时，就不用我照顾晓晓了；再不然，当晓晓可以上托儿所、幼儿园时，也不需要我照顾了，但没有文凭的我，如何在社会上生存、竞争？”这的确是大问题，但工作不定时的易伟又能如何呢？”“谢小姐，我希望你能接受，拜托，帮帮忙，晓晓无父无母，我希望她能正常的成长，但是，没有保母的帮忙协助，我一个大男人根本没有办法带她，我希望你能考虑。”“你很卑鄙。”向来有话直说的佩茵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黄教授教你的对不对？老奸巨猾，只会利用我的同情心。”“你答应了？”易伟是位好演员，但是能将照顾晓晓的艰巨工作卸下时，竟让他喜形于色，“太好了。”“一点都不好。”佩茵口气很差，“要我答应有以下条件：我照常上课，别插嘴，林先生，先听完再说，我修最低的学分，因此应该能有很多弹性的时间可以照顾晓晓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找人协助我，必须是能在我去上课或不方便照料晓晓的时间里帮忙照顾她，这你应该是做得到的，但是，我必须声明，晓晓是你的女儿，如果你在家的话，你必须负起照顾她的责任，毕竟，她的亲人只剩下你了。”“你什么时候搬进来？”易伟绽出笑容问，只要她肯答应，其它事情都好商量。

“马上。当然，吃住全包，薪水不得低于三万。”她狮子大开口，希望有转圜的余地，他太好说话了，有些地方不对劲。

“三万六如何？”他开出优渥的薪水。

“只照顾晓晓，不包括整理家务以及做其它工作？”佩茵问清楚。

“我有管家不是吗？”易伟伸出手来说：“那成交？”“成交。”佩茵回答，她是需要钱，但为什么她总觉得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？果不其然，易伟请出两老介绍，熟悉的脸孔，弥勒佛的身影，是她最“敬重”的黄教授，也是这份工作的介绍人，他目前在林家度假暂住几天；而抱着晓晓，一脸宠溺的老妇人，是照顾易伟多年的管家。

佩茵明确的知道，她掉入黄教授他们所设计好的陷阱了。

“有林妈与黄教授的照顾及帮忙，你还需要全天候的保母吗？”在回到所租的地方收拾行李时，佩茵讥诮的问怕她一去不回，而权充司机跟来帮忙她搬家，以防她溜走不接这份工作的易伟。

“当然需要。”他认真的回答，“黄教授一做起学术研究，天塌了也不知道；而林妈年纪也大了，应付不了晓晓的折腾。至于为什么非你不可的原因是，你是第一位能抱晓晓而能让她不哭的人。”“一百二十三位？”她低问。

“真的，你是一百二十三位中，晓晓第一位接受的人。”易伟肯定的说。

无论真相如何，佩茵接受了这份工作，她只希望自己以后不会后悔。“为什么你们那么确定我会接受这工作？林先生。”“叫我林大哥或易伟，我们以后住在同一屋檐下，我希望你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。”易伟纠正佩茵的称呼，“至于你的问题，认真的说，无论出多少钱，只要是晓晓同意的人选，我不惜任何代价也会请到。”“不借任何代价？你们有钱人的想法还真‘特别’呀！总有人是不受金婕所收买的。”佩茵有些激动的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你就是其中之一，不是吗？”易伟注视佩茵清秀的脸蛋，“你前任的老板就是想用钱收买你的告诉，却遭到你拒绝，他就是让你找工作处处都碰壁的元凶。”明白有人支持的感觉真好，“你就真的那么信任我，不害怕那可能真的是我设计的仙人跳？”“如果是，私下的和解金额六佰万元，

你不可能一古脑的全拿回育幼院。”易伟真诚的说：“况且，晓晓信任你。”佩茵听了摇头哂笑，“交给晓晓决定？看来你应该去检查脑袋瓜了。”“你不相信？真伤我的心。”易伟见佩茵摇头，故作伤心状。

“别逗了，林大演员。既然我们要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就请出招吧！我能承受任何的打击，包括你请征信社调查我的事实。”“难道你就不能接受是黄教授告诉我你的背景的事实？”易伟无奈地问。

“黄教授仅能告诉你一半。”她简单的回道，很多事黄教授是不晓得的。

易伟投降，坦白说，现今虚伪造作的社会中，对自己坦白，也要求别人做到的人并不多见。“谢佩茵，身高一五八公分，体重四十七公斤，今年廿一岁，是位在育幼院长大的孤儿；父母不详，因为你是被丢在育幼院门口的；靠自己的努力，半工半读考上文化大学夜间部社工系，做过的工作有加油站工读生、快餐店员、面摊洗碗工、家教……等工作。

“当然，最拿手的是照顾小朋友，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关系，也是寒暑假必须且绝对的工作；至于今年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匿名捐赠了六佰万元给育幼院，因此他们有多余的钱请人手帮忙，而那是赔上你的名誉所换来的。”“继续。”佩茵晓得易伟在意她的反应，她反而平心静气，想知道外界对她的评价。

诧异她的反应，易伟接着说：“你的前任老板是位公众人物，有关他打老婆的传闻一直是外界瞩目的焦点，没想到却被他儿子的家教所目睹；好巧不巧，这位家教是社会工作的忠实拥护者，二话不说，当场给他难堪，这位公众人物一怒之下，竟对儿子的家教拳打脚踢，施以饱拳一顿之后，竟想大逞兽欲，而他料想不到的是，这位家教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脚命中‘目标’，幸好他已经有儿子了，否则，绝后是极有可能的事。”“那也不是他的后。”佩茵低语。

“真的？”易伟感兴趣的问，想散播“谣言”散播“恶”。

佩茵耸耸肩，答道：“道听途说的，不过，可信度百分之百。”“你见过？”他小声的问，这位第三者一直是传播媒体急欲找出来的人。

“是的。”佩茵说，“这是他们家‘公开’的秘密，不要乱说。”“好奇嘛！”易伟委屈的说。

“好奇心害死一只猫，这句话你听过吧？继续，我的调查报告还没说完呢！”佩茵好笑的说。

“哦！让他‘可能’绝后后，家教直接去验伤，并一状告到法院去，若非这位先生的势力过于庞大，在他强权胁迫下和解了事，恐怕吃上官司是在所难免的事。”易伟转头对佩茵鼓励的笑说道：“台北的社交界，早就因这位家教的勇敢举动而喝采不已。”“他们相信我？”佩茵讶异的问。

“大家都了解这位公众人物的为人，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老婆不出面，谁也拿他莫可奈何。”“即使无凭无据，只是我的一面之辞？”她很感动。

“对，大家支持你。”易伟肯定的答。

“那我并没有做错。”佩茵欣慰的道。

“你怀疑自己的做法？”点点头，佩茵道：“当有人断你生计时，你不免会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，有时候走在半路上，我甚至可以预见报纸头条刊登的无名女尸的照片，就是渺小的我。”“正义总是得付出代价的。”易伟颇有同感，心有戚戚焉。

“你因此而雇用我？”佩茵还是想知道确切的原因。

易伟否认，再次道：“晓晓接受的人，就是我会请的人，黄教授提供你的只是面试的机会罢了。”“果真如此？”她再次确认。

“sure！”易伟回道。

佩茵松了口气，无论背后隐藏什么秘密，至少，眼前不愁吃穿，又有个遮风避雨的屋顶，她安心了。

“教授，你为什么要设计我？”佩茵含恨的眼光直射黄教授，控诉的质问道。

这已是她搬进林宅的隔过后了，工作是很轻松没有错，但是，随时得应付六个月大且好动的Baby，软心肠的佩茵觉得自己简直是7 | Eleven，随传随到，更别提她不好意思将家务都丢给林妈做，只好帮着做，自己的作息全都被打乱掉，而罪魁祸首却能躲她一星期，怎么不教人气愤嘛？黄教授打哈哈，微笑的说：“哪有？你们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我只不过是中间人罢了。”“烂回答。”她明白的说，“说穿了，你不过要我到你们家来做苦工。”“非也。”黄教授推给易伟，“这里是林家，我姓黄，这怎么可能是我家？”“再掰呀！晓晓是不是您老人家的孙女？”佩茵老实不客气的点出这一星期来所发现的资料来。

“是。”“你儿子的女儿？”“必然的。”黄教授抢白，“难不成晓晓是我女儿？当然是我英年早逝的儿子所生的亲生女儿。”“那她的家是不是您老的家？”她咄咄逼人的询问一向敬重的黄教授。

“才不是。我是客人，客人这两个字你应该认识的，这里是易伟和晓晓的家，我不过暂住罢了。”黄教授一口气说完，还老实不客气的摆出当老师的威严来训人：“就你这一星期来的了解，难道没发现，如果易伟愿意，他可以对晓晓行使任何权利，当然也包括不让我见她。唉！都是我，一大把年纪了还四处跑，难怪儿子、媳妇不愿意将监护权留给我。好在易伟的责任心够重，否则晓晓就真的会更可怜了。”听了教授不胜欷歔的言语，佩茵有些不解，“那为什么你在林家有这么大的权力，一切都由你做主？”“我是晓晓的爷爷，易伟的亲家兼老师呀！”他不了解她哪里不懂。

“但你又说你在这里只是位客人。”她有些迷糊，“大、小事情你都插一手，然那是在你未躲进书房的时候，但你又不是主人，真正的主人呢？坦白说，一个房间，就将整个生活空间范围包括了，我实在看不出有谁比你更像是这栋房子的主人。”这一星期以来，易伟忙着复出拍戏的计画，佩茵难得与他碰上一面，更别说要他照顾晓晓。

规避她的追问，黄教授说：“佩茵，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闲事，有空就把功课做一做，再不然，好好的睡一下，待会儿要是晓晓一醒来，你就有得忙了，不能好好休息，我看你晚上怎么上课。不聊了，我进书房去了，任何事都不要打扰我。”看着躲进书房的身影，佩茵气结，“要我照顾晓晓，就不嫌我小，我一问问题，就说我是小孩子，没关系，总会让我有查出你在搞什么鬼的一刻。”

一年后桃园中正机场“佩茵阿姨，爷爷去哪？”童稚的声音饱含不解的问。

“晓晓，爷爷要到美国去，你看，外面那架很大、很大的飞机，就是要送爷爷到美国的。”佩茵努力的想让孩子明白黄教授要到美国任教的事实。

“晓晓要去。”晓晓霸道的说。

“不可以，易伟舅舅不去，晓晓也不去。”“晓晓要坐飞机。”晓晓固执的说。

“晓晓乖乖，佩茵姨跟你说，我们回家请舅舅带晓晓坐飞机好不好？现在，你看那边有什么？看到没有，是米老鼠耶，好可爱对不对？要不要过去和他打招呼，摸摸他？林奶奶可以带你过去，但是，要小心，不可以乱跑，知道吗？”佩茵辛苦的找寻晓晓感兴趣的东西，借着情绪转移，冲淡她想坐飞机的念头。

“好，握握手。”晓晓高兴的道。

佩茵微笑，“握握手，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林妈，晓晓麻烦你了。”见一老一小快乐的走向贩卖部，黄教授松了口气，“还是你到晓晓有办法，早要你不要送我的，待会儿要是晓晓闹起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“我们不来送你，她找起你来，我才头大哩！”佩茵有些感伤，“教授一个人在美国，才教人担心。”发出的声音明显的颤抖。

黄教授望着有如亲生女儿般的佩茵，强自镇定道：“说我，你自己一个人，还不是照样将自己打点得很好，我多大岁数了，照顾自己游刃有余，你不要操心我了。倒是你，大学的课程因为照顾晓晓而耽搁了，教授过意不去呀！”“我有丰厚的酬劳呀！”佩茵轻快的回答，不忍见到积极快乐的脸庞愁眉不展，“教授，我当初愿意接这份工作时，就有心理准备，课业会随时被耽搁，但总还是会毕业的呀！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。”“谢谢你。”黄教授打心底感谢，孙女仅有的两位至亲，皆因忙于工作对她疏于照料而将她托付给保姆，万般幸运的是，佩茵是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一流保姆，晓晓有她照顾，抵得上万人的关心。

“不客气，不过，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，有空捎信或打电话给晓晓，重要的是，有假期，抽空回来看晓晓。”佩茵叮咛如同父亲般照顾她的黄教授，“进去吧！趁晓晓心情还不错的时候快走。”她转身抱起从贩卖部走回来的晓晓，道：“宝贝，跟爷爷说 Bye | bye。”“爷爷再见。”晓晓照吩咐，尽责的挥手。

“我真不如棒棒糖。”黄教授调侃自己，“拜，宝贝，好好听林奶奶、舅舅和佩茵阿姨的话，要乖乖的知不知道？”“爷爷去哪？”晓晓机警的问。

“爷爷去上班呀！只不过是去较远的地方上班，现在，跟爷爷说再见，给他一个 Kissbye。”佩茵示意他快走，晓晓“嗅”到离别的气氛了。

“Bye，爷爷。”“再见，乖乖听话哦！”提起随身行李，黄教授入关。

目送他离去后，三个人怀着依依不舍的惆怅心情踏上归途。

“佩茵，不要和易伟吵架。”付了出租车费，踏入大门，看见自己从小拉拔长大的易伟将车任意停在大门口，林妈有预感战火即将点燃。

将熟睡的晓晓换手抱，佩茵收小腹，挤过狭小的信道回答：“林妈，他是我老板，我哪敢和他吵？”“不敢才怪！”林妈嘀咕，坦白说，她衷心的佩服佩茵这女孩，肯牺牲大好的青春时光，放弃玩乐的时间，无怨无悔的来照



顾无父无母的晓晓。“你呀！刀子嘴，豆腐心，一件你关心的事，非得用吵架的方式来说明，不清楚的人，常被你气得半死，骂你铁石心肠；了解你的人，也会被你的说法给气疯，根本不愿领教你的关心。现在，晓晓让我来照顾，你好好的和易伟谈，我知道你为了他爽约，没有送黄教授到机场的事正在生气。

“不要否认，你的头顶正在冒火呢！”“哪有。”佩茵抗议。

“当然有，你一副找他算帐的模样，不知道的人，会以为是夫妻间的口角哩！去，我安顿好晓晓会休息一下，不要吵醒我们。”林妈叮咛，看佩茵进门踢易伟车子的孩子气动作，真教人不得不相信他们绝对有架会吵。

听了林妈的话，佩茵坐了下来，心中对自己坦白，其实她真的打算和易伟吵一架。

黄教授出国当客座教授，时间少说也要一年，明明说好要送他的，易伟却黄牛，也没来通电话交代，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，不得已，他们只好搭出租车送行。

“对不起，我回来迟了。”易伟的声音传入沉思中的佩茵耳里。

佩茵一副无所谓状，说：“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是你应该自己负责的，毋需说抱歉。只不过，你要向晓晓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她爷爷要坐飞机去上班？为什么她会有好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爷爷？还有，如果有机会，带她去坐飞机，她想要坐飞机，这是她在机场要求的。”“就这样？”易伟难掩惊讶的问，他原本认定有一场架可吵的。

“是呀！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事了。”天啊！难道她真的要和他吵架？佩茵在心中自我检讨。

“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爽约了。”他想表达的是今天他有很大的过错，并且，他也真的“期待”有一场架好吵。

“So？”佩茵疑惑的问。

看来他自己先投降吧：“我没有去送黄教授。”“我知道，我、晓晓和林妈都去了呀！”佩茵平静的说。

“我爽约了，我没有去送黄教授耶！”易伟提高声音。

“我听到了，我也告诉你了。”佩茵也动了肝火，“你大声什么？黄教授是你的亲戚兼恩师，你送不送他干我何事？真是奇怪，林妈说我想找人吵架，看情形，应该是你吃饱了撑着，想找人吵架。

“告诉你，自己的责任自己尽，没有能力守信，就不要随便许诺，再告诉你，以后你对晓晓所开的支票，务必自己兑现，我再也不要帮你圆谎了，现在，既然你在家，晓晓就由你照顾，这是当初的协议，我要出去了，如果有问题，林妈会帮你。”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易伟难掩心中的惊惶问道。

“央图。”“几点回来？”他稍稍安心。

“不一定。”佩茵不忍心，“如果我太晚回来，告诉晓晓我去读书，这样她就会准时上床睡觉，不会找我了。不过，我会尽量在她上床前赶回来。”望着她远去的身影，易伟蹙起眉头，这位在他心中占有极大地位的女子，到底有没有正眼瞧过自己？

“别等了，晓晓饿了。况且，让她出去散心也好。”林妈做好晚餐，准备开饭。

“林妈，你在说什么？”易伟装糊涂。

“冲着你叫我三十多年的林妈，我们就将话摊开来说，佩茵是个好女孩，

如果你想追她，就不要一天到晚和她吵，好象要将她逼走一样。”林妈是明眼人，怎么会不清楚一手带大的易伟的心思。

见他默不作声，林妈又说：“你以前追女孩子不是这种追法，看你这一年来怪异的表现，我有时候真的不免会怀疑，我一手带大的小孩是不是被掉了包？”对早年守寡，将自己视如己出般照顾的林妈，易伟不敢说谎，“佩茵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她不是随便哄一哄就会服服帖帖，况且，她还年轻，不应该那么早就被束缚住。”初见亮丽耀眼的佩茵，他的目光就被吸引住，强迫她接受照顾晓晓的工作后，更发觉她的善良、可人，但是，她毕竟只有二十二岁。

林妈叹气，“就这样？易伟，佩茵很独立，有自己的见解，她如果不愿意接受一份感情，她不会说吗？瞧她有问题就提出来的个性，比起你这个闷葫芦好多了。况且，她现在不是被晓晓绑死吗？她都不介意了，你担心什么？”“舅舅，佩茵阿姨？”一旁玩耍的晓晓询问两位大人谈论的人物。

“佩茵阿姨去读书呀！来，晓晓赶快把饭吃了，也要读书哦！”易伟一把抱起她，柔声的说。

“你呀！将对晓晓说话的语气，用在佩茵身上，包准你马到成功。”林妈边说边喂晓晓吃饭，“况且，你有最佳的后援及战友，你以为黄教授一把年纪了，还愿意远渡重洋呀？傻孩子，他是给你制造机会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忙着工作的用意是为了躲开佩茵，你呀！自讨苦吃，如此一来，更增加她的误解，以为你不关心晓晓和黄教授，还以为高薪聘请她的原因，目的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一小两老。”“她不会就这么认为吧？”易伟慌乱的问。

“她就是这么认为。”林妈不愧为旁观者清，“你呀！当局者迷，每次和佩茵碰面不到三十秒，就提高音量和她说话，外人见了都会以为是夫妻口角。”“这么严重？”他凝重的问。

“每次吵架都和晓晓及黄教授有关，怎么会不像？”林妈好玩的说，“就好比爽约夜归的丈夫，夫妻两人为了女儿和公公的问题在争吵一样。”“说得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。”易伟腼腆的说。

“当然喽！今天下午你不就向她道了歉？”林妈调侃他。

“我是说明，但好象也没有说到重点。”易伟到现在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下午的那场架是怎么吵起来的？“姨生气，舅大声。”晓晓插嘴，三不五时上演的剧码，连两岁不到的小孩都司空见惯了。

“对不起，吵到你了，乖宝贝。”易伟看着拒绝再吃一口的晓晓说：“我们帮林奶奶收收，再到书房去，好不好？”“嗯。”晓晓快乐的点着头，“书房”代表着有人专心陪着她看书、说故事，那是她的最爱。

“好了，不要帮倒忙了，我自己来就成了。”林妈赶走愈帮愈忙的晓晓，“和舅舅在书房里要乖哦！”“好。”晓晓拉着易伟的手往书房走去。

“易伟。”林妈朝着他的背影喊。

易伟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林妈。”“好好跟佩茵解释你今天没到的理由。她很舍不得黄教授赴美任教。”林妈指点他迷津，也制造他们和好的机会。

易伟感激了解的一笑，点头道：“谢谢林妈，我会把握机会的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昏暗的客厅中，在佩茵踏入的一刹那传来易伟的声音。

佩茵一僵，小声的斥责：“吓人呀！”“对不起。”听到他的道歉，佩茵

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你不用为我等门的，对不起，这么晚才回来，有门功课必须要讨论，晓晓没有吵闹吧？”摇摇头，易伟笑着回答：“她很乖很听话，这应该要感谢你才对。”“小孩子的生理时钟一调整好，就不容易被打乱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到时间，就强迫她上床。”佩茵转动僵硬的脖子，希望绷紧的神经能够松弛一下。

“你累了。”易伟关心的说，“那你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再谈。”“有事跟我谈？我不累，有什么事你说。”“今天，不，昨天我没有去送黄教授的原因是片场有位工作人员受了伤，大伙送她到医院，耽误了时间，因此没有去送行，对不起。”易伟说明自己缺席送行的原因。

“昨天？哦，抱歉，现在快两点了。”佩茵迷糊的说，“我道歉，晚报上已经刊登这则消息了。”“你好象很累的样子。以后那么晚放学，就不要骑机车，太危险了，坐出租车或是在同学家过夜，只要记得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。”易伟关心的说。

“我今天情绪太乱了，所以坐公车下山，没有骑车，刚刚是班上同学送我回来的。”佩茵老实的说。

“那么没事了，顺便告诉你，今晚我想了很多，过去我的确疏忽了晓晓，今后，我将争取更多的时间，尤其是晚上你上课时，留在家陪晓晓。孩子长得太快了，转眼间，她的童年稍纵即逝，我可就来不及参与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易伟显得语无伦次。平心静气的和佩茵交谈的时间，就只有面试和搬家那两次，其余时刻，他俩都针锋相对，争执不休。

“唔……”“佩茵？”易伟迟疑的叫她的名字。除了感到手心冒汗外，他没有听到任何回答。

沙发的一隅，佩茵沉睡着，看着她疲惫熟睡的脸，易伟不禁怀疑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惩罚和考验，就在他鼓起勇气，准备向她告白之际，女主角却呼呼大睡，错过他可能的“精采”演出。

外细碎的声音，吵醒床上熟睡的人儿。

“舅舅，晓晓要进去，要找佩茵阿姨啦！”童稚的声音不解的问着阻碍她进门的人。

“嘘，晓晓乖，舅舅告诉你，佩茵阿姨最近太累了，我们让她好好的休息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去找林奶奶，看看她今天有没有准备巧克力牛奶，舅舅想看晓晓长胡子的样子。”易伟刻意压低音量。

晓晓有样学样，也学着耳语：“舅舅，给佩茵阿姨看。”说完，她蓦地转身，溜过易伟的掌控，大声的敲着门，“佩茵阿姨，看胡子，快点，看胡子。”易伟拦腰抱起她，小声的斥责：“小丫头，我们不是说好让佩茵阿姨好好休息的吗？”“佩茵阿姨说西西。”晓晓委屈的说。

“什么是西西？”易伟不解的问。

“西西呀！就是晓晓的朋友呀！一位将饭吃光光，长得健康美丽又漂亮的小女孩，就跟我们晓晓一样，对不对。Goodmorning，宝贝，你今天早上怎么忘了玩搔搔？”佩茵一把拉开房门，替晓晓回答了问题，并问出今早为何会享有“特别”待遇的这个问题。

“早，佩茵阿姨。吃蛋蛋和‘乖乖’。”晓晓扑向佩茵怀中。

在见到易伟之后，佩茵有些腼腆，毕竟，不是每天都有雇主会送员工上床的，“当然了，晓晓，我们请舅舅和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，舅舅

吃早餐。”晓晓热情的邀请易伟。

“好，我们走。”易伟力求镇静，早晨的佩茵，清新可人，这一种风情，与夜晚上完课的她所展现的倦怠、迷失的气质不同，这也是他一年来所刻意回避因而错过的影像。

“不是啦！佩茵阿姨。”晓晓纠正易伟并且命令佩茵。

佩茵高昂的兴致一起，微笑的说：“Are you ready？”“Ready。”“Are you OK？”“OK。”“Let`s go！”“Go！Go！Go！”随着易伟的惊惶与晓晓兴奋的尖叫声，佩茵将晓晓一百八十度的倒吊，快步的走向厨房。

“早安，林妈。”佩茵不作解释，将晓晓安置在她座位后，动手做早餐。

林妈回以微笑道：“早，佩茵；晓晓，你也早安，西西早就将早餐吃完了，你今天赖床吗？”“佩茵阿姨小睡猪。”晓晓头摇得像博浪鼓，否认道。

“怪事年年有，但好象今天特别多，从来不睡懒觉的人，今天赖床了不说，还邋遢的穿著昨天的衣服；更稀奇的是，已经一年多不在家吃早餐的人，居然出现在餐桌上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受宠若惊呢，易伟？”林妈调侃的望着神色有些异样的两人。

佩茵俐落的将炒蛋端上桌，将七彩的谷物早餐倒进碗里，冲上鲜乳，“晓晓，蛋蛋和‘乖乖’好了，嘴巴张开。”她得心应手的照料晓晓，还帮林妈准备其它餐点，并且辩驳：“我才没有赖床，是闹钟不晓得为什么‘罢工’，停顿不走，我是不带手表的，因此才迟了几分钟；至于为什么穿著昨天的衣服，我连自己如何上床睡觉的印象都没有，怎么有可能会洗澡、换睡衣呢？”佩茵想藉此机会确定易伟就是抱她上楼的人。

“原来这就是‘乖乖’呀！我还真的认为你们早上就吃乖乖。”易伟恍然大悟，他并不想响应佩茵的问题，“林妈，这就是我‘改邪归正’的原因，你看，我连晓晓早上吃些什么都不知道。”犹豫了一会，他“不耻下问”：“还有，西西是谁？”他真败给了林妈，故意将她看到的胡乱综合归纳，还将话题给丢了出来，逼他们面对自己的感情，令他们尴尬不自在，实在教人受不了她。

回避他的眼神，佩茵故作高傲的回答：“西西是晓晓最好的朋友，每一天，她会陪我们做一切的事情，而且会帮助晓晓学习。”其实说穿了，西西是不存在的幻想人物，林妈和黄教授也配合的将佩茵教导晓晓的方式融入生活中。通常，一个小孩的模仿对象是父母，但是，晓晓的父母都已经过世，爷爷又忙于教学，监护人成天不在家，导致她学习的对象只剩下佩茵，而佩茵又考虑到她毕业后晓晓的适应问题，因此，她只好虚设西西这一号人物，以便解决晓晓模仿大人的困扰。

“嗯，佩茵阿姨，西西吃完，看卡通。”晓晓助阵，告之舅舅西西对她的重要性。

“如果你全部吃光光的话，就可以陪西西看米老鼠。要不要请舅舅也一起陪你们看啊？”佩茵尽力想将易伟拉入晓晓的生活圈中，毕竟，他才是晓晓的永远，而自己不这是位过客。

“不要，佩茵阿姨暗我。”她一口回绝。

“晓晓，说好了，佩茵阿姨要是功课做，你必须和西西乖乖的看卡通哦！”她提醒晓晓定下的规则。

“那到佩茵阿姨房间。”晓晓鬼灵精怪。

“不行，今天阿姨必须专心做功课。而且，当你有客人时，你必须好好

招待，西西和舅舅是你的客人，知道吗？”佩茵对小朋友特有的记忆能力感到惊讶与赞叹，无论多小的细节，多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他们都能记得。

“那到我房间。”易伟插嘴，“我房间里的视听设备与书房是相通的。”  
“好。”晓晓拍手欢呼，舅舅的房间，平常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。

佩茵快气死了，教晓晓遵循生活中的规则与适应舅舅的陪伴，是她不让晓晓进到她房间的因素。否则，依晓晓乖巧的行为，以及她一心多用的本领，料理好这些事，简直是轻而易举、不费吹灰之力的工作。

看着佩茵满脸怒容，易伟知道他又搞砸了。暗叹了一口气，他不明白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他，一碰到佩茵就“出岔”，真是枉费了影剧新闻将他形容成女人的梦中情人，他真是对不起那些票选他为情圣的女性观众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，你们要怎么做我管不着，不过，佩茵，今天工人要来维修你房间的冷气，三楼的冷气昨天维修好了。”林妈走到佩茵背后，对易伟示意的眨了眨眼。

对于林妈的言下之意，佩茵莫可奈何的同意，谁教她的房间在二楼，易伟的房间位于三楼，她投降的点头，“走吧！”一把抱住林妈，易伟给她个大拥抱，“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望着易伟迎向等在楼梯口的佩茵与晓晓，林妈欣慰的想着，他们可真像同享天伦之乐的一家人？

### 3

在黄教授未出国前三天两头不见踪影的易伟，在他出国后，一反常态，每天准时报到于餐桌前，有时候更取代佩茵，在早餐之前陪晓晓玩“一八〇度的云霄飞车”。

原本，这是佩茵所乐于见到的结果，但是，渐渐的，她的失落感加重了，将六个月大的小婴儿，拉拔成现在活泼、健康、聪明伶俐的小女孩，佩茵有些割舍不下，一年多来所付出的情感与心力，就这样被取代了，她有些莫名的惆怅。

但是，佩茵将自己的情绪处理得当，她告诉自己，晓晓是易伟的“女儿”，父女同心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早就料得到是这种结果，又何必耿耿于怀？于是乎，她便借着学校课程加重为理由，将自己渐渐抽离已经生活了一年多的家，让易伟和晓晓有更多的相处时间。而她自己只好天天泡图书馆，让自己有个休憩的空间。

今天，她抬起读得头眼昏花的脑袋，正欲好好松懈一下时，突然笼罩的身影，吓得她差点掉了魂。

“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”一个有着阳光般笑脸的大男孩歉意的表示：“我是看你休息了，想找你谈谈，方便吗？”这个人有点面熟，佩茵暗忖道。然思绪却又溜走，彷彿回到第一次见到易伟的情节，“你不会是演员吧？！”她突兀的开口。

对自己近来常将易伟的身影摆在脑海中，佩茵感到不好意思，她朝眼前的人比了个思绪溜走的耸肩动作，“对不起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当然我们可以谈一谈，”“你是不是孤儿？”男生突兀的问。

“那不干你的事，不是吗？”佩茵不高兴的问，她现在已经丧失了找

出自己身份的兴趣。

男生急着补救，拉着她往外走的身影，“我不是有意要冒犯的，只是你很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“我不知道该如何说，我是黄承擎。”“So，我就该认识你吗？”她抽回被握的手臂，不胜其烦的问。

“如果你是在育幼院长大的，就该认识我。”他还是笑脸迎人的回答。

“OK，我是孤儿，在育幼院长大，但我不认识你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她火了，孤儿又如何？只不过是少了父母还有遮风避雨的屋顶罢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而她也讨厌其它人提起她的背景与过往。

“仔细看看我。”承擎按住她的肩膀，强迫她注视他，“有没有想到？”佩茵审视他一阵子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真的不认识你，而且如果说这是新的把马子的方式，那恐怕你找错人了。”她按捺住怒气，提醒他手放置的位子，“你是要明说你的身分，还是要我继续猜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兴致与时间和你玩猜谜游戏。

现在，放开我，否则我赏你一拳。”佩茵突如其来提高声音的举动，引来馆内多数人的注目，承擎难为情的快速将手收回，并告饶道：“如果冒犯了你，我道歉，实在因为能遇见你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“你有什么目的？”她有些警戒的问。

“只是些有关你身世之类的事情。”承擎轻松的说。

乍听之下，佩茵欣喜若狂，她第一个反应是跟着他走，但是，多年来明察暗访，处处碰壁的情况，让她不得不谨慎。“你到底是谁？”“明天这个时间，到系办找我，我恭候你的大驾。”将名片塞给佩茵，承擎掉头而去。

把玩手中的名片，佩茵告诫自己，人不可貌相，看他一副娃娃脸的样子，居然是位副教授。佩茵轻叹口气，被他一搅和，书也看不下去了，也许早一点回家，和晓晓过过招，心情会高兴一点。

将书往背包一丢，就像将烦恼一并丢入，明天的事，明天烦恼，如果她愿意对自己诚实的话，早点回家只是见易伟的最好方式，而这偏偏又是她所不冀望自己拥有的想法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突如其来的声音，吓着了摸索电灯开关的佩茵。

“这是你第二次这样吓我了，好玩吗？”佩茵抚拍惊吓的心口，“晓晓呢？”电灯大放光明后，她只看见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的易伟，忍不住的担心。

“你还会关心她呀？”易伟醋劲大发的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忙着约会，把晓晓忘在一边了。”“我不想和你吵，晓晓呢？”佩茵紧张的问，易伟这么晚等着她，难道是晓晓出事了？“林妈带她喝喜酒去了。”易伟一脸的寂寞，“我特地赶回家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。”“所以你就坐在这里等着吓我？”佩茵好笑的问，她想起林妈说他们两人每次为晓晓的事沟通时，就好象夫妻吵架般。

“我没有吓你，我等着晓晓回来，送她上床。”易伟提出抗议。

因为上课时间的缘故，佩茵一直没能有时间观看八点档，好好的欣赏他的演技，但看他现在的驴样，说他是明星谁相信，“你今晚没戏拍呀？”听出她声音中认为他找碴的笑意，易伟不高兴的说：“小姐，我推掉晚上的通告已经有两个星期之久了，是你不见人影才不知情的。”“我要上课，当初早就讲好了。”佩茵气愤的抗议，“去年一整年，为了照顾晓晓，我退掉大部分的学分，其中还包含必修学分，因此已经搞到延毕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况

且，如果你能遵守当初你所许下的诺言，在我上课、你拍戏的空档，抽空陪晓晓，现在我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制造机会，设法让你有更多一些时间和晓晓相处。”沉重的呼吸声，压过寂静客厅的气息，佩茵的告白让易伟傻眼，想到自己为了不耽误青春年华的她，将生活的重心移往事业，没想到因此对她造成的伤害居然是让她延迟毕业，他深感愧疚，“对不起。”“为什么你总在吵架后跟我说对不起？”佩茵觉得他们真如林妈所说愈来愈有夫妻间吵架的默契。

“为了你的延毕。”他老实的说出心中的感受。

“哈！你为了害我延毕道歉？太可恶了你。”她将一抱枕往他脑门上丢。

“没错。不然我应该为什么道歉？”易伟傻愣愣的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佩茵气得胡乱走动，像只无头苍蝇乱窜，“我说过，如果我不愿意做的事，谁也勉强不得。今天，我愿意牺牲我的时间，甚至于我的一切照顾晓晓，是因为我高兴、我愿意、我要。”“那你是恼我没有陪晓晓？”他明白她为什么生气了。

佩茵点头，“你是她父亲，应该尽到你应尽的责任。”“我害怕。”易伟脱口而出，也许是气氛的关系，也许是相对于她的坦诚，易伟说出他甚少陪晓晓的原因之一。

“害怕？你？”她难以置信。

“对，害怕。”易伟重复他的话，“如果有一天她问起她的父母时，我怎么回答？”“事实。”她不知道他们死亡的原因，但是，真相总是让人较容易接受的。

“什么？”“告诉她事实。”佩茵清哽咽的喉咙，“不要让她抱持着无谓的希望。”“她会了解吗？”易伟怀疑的问。

“虚构的理由，一旦她认同了，将来她明白事实的真相后，又会如何？”她语重心长的说：“好自为之。”“你要上哪？”他不喜欢她话说到一半就走的举动，就好似夫妻吵完架后，妻子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走的感觉。

“洗澡。”佩茵不明白为何要向他交代自己的行踪？但她还是照实回答。

“晓晓回来，还有得折腾，现在得储备战力。”易伟会心的一笑，问：“我好饿，你呢？吃过了吗？要不要出去吃？”“我还没吃。”易伟把握约她出去的机会，“要不要出去吃？”“那晓晓回来怎么办？”佩茵委婉的拒绝，“不了，等我洗完澡，我再随便弄点吃的就好，你出去吃吧！”看着她打发他的态度，易伟不禁哀鸣，佩茵是否少了根筋而看不出他的心？

和晓晓道过晚安，佩茵与易伟两人尴尬的躺在晓晓两侧面面相觑，他们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种状况。

方才，佩茵洗完澡，打开房门准备下楼之时，突如其来的饭菜香吸引着她的嗅觉，教她口水直流，吞咽不断，直往厨房奔去，“你叫外送？”见她老实不客气的享受美食，易伟自大的说：“你污辱本大厨。”“你做的？不要骗人了。你的手艺有可能那么好吗？”她将盘中的食物一扫而空，“‘五更肠旺’能做得这么好的人不简单。”见她直冒汗，易伟递给她一杯冰开水，“多年来自己住，就得学会怎么祭五脏庙，尤其是我们这种职业的人。”“说得也是。”佩茵附议，两眼还骨碌碌的往他的盘中瞧，“你的好象很多，吃得完吗？”说起佩茵，什么缺点都很难能在她的身上找到，但是，有一点例外，她一遇到又热又辣的食物，整个形象就会全毁，非得到吃饱了撑着，她才愿意放弃。

“我当然吃得完。”易伟见到她失望的脸，心肠一软，“我分你一些。”“谢谢。”不待他动手，佩茵老实不客气的吃了起来，“这么好吃的食物，你怎么煮这么少？”照她这种吃法，如果不动筷子，待会儿就没得吃。“我怎么知道你这么会吃？”易伟戏谑道。

“你过奖了。”佩茵不在乎他的取笑，埋头苦吃。

鉴于多数女性为了身材而控制饮食，易伟十分佩服她的毫不造作，“你喜欢吃辣。”“嗯，你的手艺真好。”她不吝啬的夸奖。“你很少在家用餐，所以不知道每一天的菜色有多令人难以下咽。”“你是嫌我菜煮得不好？”林妈生气的声音由门口传来。

“哦，林妈，我没有。”她就知道不该道人长短的！佩茵连忙补救，“我是说，为了配合老年人和小孩子的膳食，重口味的食物是不可以上桌的。”所以你每天都吃得跟小鸟一样少。”林妈了解的说，“没关系，看你们今天的饭量，我做的菜可能不合你们的胃口。所以，易伟，佩茵晚上有课时，厨房就交给你了，反之，佩茵若没课，就由她露两手，对了，别傻在那里，晓晓在车上不让我抱进来，你们自己处理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”等林妈上楼后，佩茵一脸不悦，“你为什么没告诉我林妈回来了？”她埋怨他让林妈受到伤害。

“我要是知道，早告诉你了。”易伟一从外面抱晓晓进来，立刻受到佩茵的质问，他喊冤的说，“林妈一直找机会远庖厨，这下可议她逮着机会了。”易伟借着抱晓晓的动作掩饰手指打叉叉的举动，林妈好心制造的机会，可别页被当成驴肝肺。

“那你能每天下厨吗？”佩茵烦恼的说，“这学期我的课比较早，不能在家里吃饭，不过八点下课，回来刚好可以帮晓晓说床前故事。”“故事，佩茵阿姨，说。”熟睡的晓晓一听到“故事”两个字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睡眼惺忪的命令。

“好，佩茵阿姨说。”佩茵垮着一张脸，厨师人选还没有着落，又被晓晓缠着说故事。

易伟将晓晓放到她的小床上，爱莫能助的说：“我最近没接戏，晚上是可以客串下厨几场。但是，万一有晚上的通告，可就不行了。”“佩茵阿姨，说。”晓晓一把拉住佩茵，抱着她不放。

不得已，佩茵只好抱着她躺下，告饶的说：“好，我说。”仰躺着，她请易伟帮忙，“那这几天先麻烦你了，还有，你去劝劝林妈好不好？我也会去向她赔不是的。”“姨——”晓晓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但就是没有说到故事，她睁开迷蒙的双眼，抱住易伟，“舅舅睡觉，说故事。”这下换易伟哭笑不得了，他怀中的晓晓像八爪鱼般的拉他躺下，看来陪她睡是誓在必行的，但总不能一直处在这令人不自在的局面吧！天知道，他是“哈”得要命没有错，但是，有晓晓隔在中间，还是算了吧！

佩茵脸红的由床上跳起来，却被想要脱离晓晓“魔掌”的易伟撞个正着，两位大人急欲远离彼此的碰触，却差点将晓晓摔落，一阵抢救，最佳媒人——晓晓却让他们有了身体上的直接接触，而她，依然夹在他俩怀中呼呼大睡。

“我来安顿她就好，不然，她听到你的声音，又要求听故事，那就惨了。”易伟不愧是演戏的，欣赏她脸上的红云之际，还不忘表现他最近照顾晓晓的心得，刚才，真的有触电的感觉。“你先到外面，我们待会得好好想想对策，向林妈告罪。”待佩茵退出晓晓门外，易伟俯身对睡着的天使脸孔道：“谢谢



你制造的机会，宝贝。

好好睡，等舅舅将疼你、爱你的佩茵阿姨追到当你的舅妈时，我就会马上带你上迪斯奈，看你最喜欢的米老鼠。”他向熟睡的外甥女施以贿赂与承诺。

“刚才真的对不起。”易伟知道提起在晓晓房中的那一幕，佩茵会很难为情，但是不把握表白的机会，怎么对得起林妈、黄教授及晓晓？佩茵力求镇定，但仍掩不住娇羞的说：“晓晓的睡眠习惯一向不怎么好，好象她有用不完的精力。”方才那一幕，真的有干柴烈火之势，好在他们很理智，又有晓晓当缓冲剂，否则，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

清清喉咙，易伟打破沉默、尴尬的气氛，“谢谢你，我最近接触到晓晓，才明白带孩子的辛苦，过去将她丢给你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希望‘有一天’我能够补偿你延毕及带晓晓的辛劳。”他在心中默念，黄教授与林妈最好没抓错佩茵的心思，否则，这个“有一天将她娶回家”的梦不就白搭？听不出他话中的含意，佩茵错愕的回答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毕竟我的薪水不少。”有一天？难不成家中又要起什么变化？哈，真笨，又把这里当成自个的家了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……”说什么说？难不成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？不成，那只会愈描愈黑，奇怪，演戏都没有这么难，要是台词都背得像现在一样，拚命吃螺丝，那哪能混口饭吃？回家喝西北风都快些！易伟在心中暗骂自己。“明天我等你一起回家吃饭？”“好。”佩茵发觉自己答应得太快了，“不过，林妈和晓晓怎么办？”“一样，我下厨呀！”易伟一听她答应他的邀约，兴奋不已。

“那我可以点菜吗？”佩茵促狭的说。

易伟故意摆出高姿态，道：“开玩笑，本大厨做什么，你就吃什么。”

“我……”佩茵大叫，将忽然忆起的约会与晚餐约定摆到天平上衡量，“不行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约了。”她在心中交战，为融洽的良好关系与身世之谜间的取舍做挣扎。

“取消它。”易伟脱口而出，见她一脸为难，他不好意思的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僭越了。”“我才对不起，害你必须下厨，又没有人欣赏你的手艺。”佩茵带着遗憾说道，她白白浪费了两人的可以相处的机会。

易伟捕捉到她话中“可惜”的意味，连忙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等你回来。”佩茵抬头迎向他炽热的眼神，他话中真的有那个含意？“等我？”“对，等你，我等你一起用餐。”他表白。

“我……”她思考片刻，咬住湿润的下唇，给他明确的回答：“我尽量早点回来。”

#### 4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佩茵震惊的怒吼声回荡在承擎的办公室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承擎哀鸣一声，“我惨了，对不起，你就当我没说好不好？”漠视他一脸的希冀，佩茵重述他刚所说的话：“晓晓是我的亲侄女？”不能不回答她咄咄逼人的问题，承擎点头，“对，黄晓筑的父亲黄承夙是你

哥哥。”“黄承夙是我哥哥，那么你又是谁？”佩茵话中的意思摆明了认为这是个笑话，寻个根罢了，何来这么多的亲戚？“我应该是你的堂哥。”“应该是？那么，黄教授也‘应该是’我爸爸喽？”她讥诮的说。

“如果没有当初的‘意外’，他应该是你父亲。”承擎如是说道。

“你说清楚，明明白白、一字不漏的从头开始，还有，不要敷衍我，老是用模棱两可的字眼叙述，我不想再听到‘应该’、‘算是’、‘可能’……等的废话，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佩茵受不了他散漫的态度，好不容易身世之谜有了眉目，岂能容许他吊儿郎当？“OK，别激动，既然我蹚了这浑水，我就说个明白。”承擎正襟危坐，回忆道：“约莫二十年前，你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你回老家找伯父，也就是你口中的黄教授，当时，伯父他们已经移民，正在海外辛苦的打拚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奶奶要我妈妈跟你母亲说，伯父已和家中失去联系，希望她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，而且还特地强调承夙生活得很好，功课名列前茅，是位人人夸赞的好孩子。”“矛盾的说辞，漏洞太多。”“没错。”他同意，“一直到隔周伯父赶回家，我才对整件事有些模糊的概念。”“继续。”佩茵不喜欢他的停顿。

“你对你母亲的印象如何？”承擎沉重的问。

“没有印象。”她讽刺的说：“但如果问她怎么死的，当初死在路边的无名女尸，算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。”“就是这个原因让伯父赶回国的。”承擎道出当初的家庭风暴，“妈妈不忍心见你母亲瘦弱、单薄、孱弱的身子，抱着幼弱的你在寒冬中孤立无援，于是偷偷的打了电报，给在美国的伯父。伯父一回国，就跟当初家中掌权的老奶奶发生冲突，愤而离家，放弃家里的一切，发疯的找你母亲，过了一个月，他颓废的回来了，因为他遍寻你母亲不着后，去认了尸，就是你母亲，但你已经不知去向。”“嗯。”佩茵哼了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就这样，难道你没有话说？”承擎激动的问。

“我不明白你告诉我这件事的用意。”佩茵对他的说辞实在不感兴趣，“就我调查的资料而言，这实在跟我没有什麼牵连。”“你不好奇？”承擎难以置信的问。

“若不好奇，就不会推掉约会来这里听你扯这堆废话了。”佩茵没好气的说，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要走了。”“嘿，你妈妈是我伯母。”承擎在她走向门口之际，投下这枚炸弹。

清晨。

“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”再一次，佩茵被守在门边的易伟吓了一跳。面对他的怒气，她恍若未闻：“几点？”“你没事吧？佩茵。”易伟感到有些不对劲，伸手去摸了摸她的额头，“老天，你发烧了，林妈，车钥匙拿来，快点。”挥开他的手，佩茵往房裏走去，“我睡个觉就没事了。”“没事才怪。”易伟觉得她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，“我送你看病去，有什么问题，等你退烧后再谈。”他顺手接过林妈遮上的冰毛巾，想帮她稍微驱热。

“谈？”佩茵语调吓人的说：“谈我哥是你妹夫？还是黄教授和我有血缘上的关系？”“谁告诉你的？”易伟放松僵直的身躯后问。

“谁告诉我的你先别管。”她推开他敷在她额上的冰毛巾，“告诉我这件事是真是假？”“重要到让你不顾自己的身体吗？”易伟避重就轻，清官总是难断家务事。

“那么是真的喽！”佩茵挤出飘忽的笑脸，“我明天搬走。”说完，立刻昏了过去，没有看到变了脸色的易伟着急的呼唤。

“你醒了。”守在病榻前担心、害怕的易伟，见佩茵醒来，发出解脱的吁声，“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些什么，或者喝些什么？”老实说，当佩茵晕倒在他怀里时，在平常，他会非常的享受，并将它视为两人关系改善的第一步，可这会儿，他只想揪出害她一脸病容的罪魁祸首。

“告诉我那不是真的。”佩茵气若游丝的开口，“告诉我。”“别激动，你的身体还未痊愈。”易伟再次于心中默默诅咒那个碎嘴的人，并不正面答复她。

沉默的气氛笼罩，但流窜在他们之间的静谧旋即被佩茵打破，“那么这是真的了？！”见易伟不回答，她烦躁的吼：“回答我，我不要这件事是真的。”“佩茵，什么事？什么事不是真的？不要这样，不要折磨自己，哭出来，佩茵，哭出来，你这样会伤害身体的。”抓住不愿承认事实真相的佩茵，易伟极力安抚她狂乱的情绪，他不明白她听到什么，但是，只要她哭出来，多少能纾解心中的郁闷，也是当前最实际的做法。

一声梗在喉间的啜泣，传入易伟耳中，那比刀割还让他感到疼痛，“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佩茵。”他把她轻拥入怀，低声安抚。

“妈妈不是不要我的，她不是不要我的。”耳际听到她话中的悔意，易伟了解到过去她是如何将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堡垒，“没有母亲会不要自己的子女的。”“就有，育幼院里的小朋友，很多都是爸爸、妈妈不要他们的。”她缓缓道出从前的生活，“我原来以为我也一样。”“你怎么会一样呢？”他想引出长舌的“无名氏”，“谁说我们独一无二的佩茵和别人一样的？”“很多人。”一想起过去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佩茵忍不住的泪水再次滑落，“我没有亲人了。”“胡说，你还有晓晓和‘我’呀！”易伟知道乘人之“危”非常要不得，但是，非常时期，得用非常手段。

仿佛被雷击中般，佩茵抬起泪痕斑斑的脸蛋问：“晓晓？”“对，晓晓和‘我’，我们是你的亲人呀！”易伟乘机再次攀亲带故。

“我要见晓晓。”佩茵可怜兮兮的说，“我要见晓晓。”“晓晓在家，待会儿探病时间林妈会带她来。”易伟试着安抚她，“你昏睡了三天，大家非常担心，连远在海外的黄教授都来电关切。”“这不关他的事。”佩茵不悦的说，她不想听到那个人的事，纵使他是她的父亲，“为什么我会睡三天？”“肺炎。”易伟想起她在睡梦中的呓语及顽固的态度，他就忍不住心悸，“原本发烧感冒的你，坚决不看医生，等到情形不妙时，已转为肺炎了。”难怪她浑身骨头僵硬，感到极度的疲乏，“我要回家。”“等医生决定。”易伟答道，对她所说的“家”非常的满意。

环视这间他煞费苦心所安排的独立特别病房，佩茵不高兴的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走。”天知道在病房欠缺的大医院，他是怎么弄到这单人特别病房的？搞不好他只稍稍露出些许的微笑，就能要什么有什么，八成是他的护士影迷所帮忙动的手脚。

见她一脸坚持的顽固样，易伟投降，“我去问医生。”佩茵疑惑的望着脚步轻快离去的易伟，心情十分低落，难道他这么高兴摆脱她？殊不料易伟愉快的心情是——佩茵总算撤下心防了，难得的小女孩状，撒娇、哭泣、蛮横不讲理的风情，全展现在他面前。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易伟拗不过佩茵坚持出院的决定，冒着引起医疗纠纷的风险，签下愿意全权负责病人安危的同意书，将她带回家。

“约会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瞧她看他的样子好象他有多老似的，易伟不悦的说：“我当然没忘，我只想知道是哪个家伙害你病得如此严重？”“我呀！”佩茵有意压抑不愉快的记忆，“你不是说我强力反对去看响生，才变得如此落魄的吗？我想先洗个澡。”见她避开话题，易伟也不勉强她，“不可以洗头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易伟打断她，“没有可是。若不答应，我们就再回医院。”佩茵嫌恶的闻闻自己身上的味道，满身的汗臭味令她皱起了鼻子，“好嘛！不过我明天就要洗。”“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”他举起手表，“十分钟，十分钟后你如果还没下楼来，我就上去逮人。”“你不敢。”“要不要试试看我不敢？”易伟面带微笑的观看她脸上的表情。

由笃定他不敢，到明白他真的敢，只花了不到三秒钟，佩茵脸蛋绯红的骂道：“你是大色狼。”是的，大色狼。望着她飞奔上楼的身影，易伟不由得发出叹息，若不是念在她生病的份上，除了柳下惠之外、谁能在看到体态玲珑、窈窕婀娜、未着寸缕的美女而不“心”动与“行”动？只有他……易伟再次哀唤，自己一心为病榻中的佩茵擦拭、降温，保持“行”动而不心动，真不禁要佩服自己的自制力。但反过来说，他的态度倒也真的为自己省了不少麻烦，没有自找罪受。唉！回想起来，真是可惜，只能眼巴巴的在脑海中想想眼睛吃冰淇淋的情形。

“舅，舅。”摇晃着的裤管及稚嫩的童音，唤醒自怜自哀的易伟，“宝贝，你回来了。”刚刚到家时，看到林妈留了张字条说他们去采购，他顺口问道：“买了什么回来？”“爱情。”林妈的取笑让易伟尴尬不已，“好了，不闹你了。佩茵呢？”“洗澡。”“你怎么没有跟上去？”林妈忍不住再次糗他，佩茵生病时，他都霸占住她，好象他一走，她的呼吸就会停止似的。

“林妈。”易伟告饶，“拜托你。”“拜托什么？”此时刚由楼上走下来的佩茵好奇他们谈话的内容。

“没事。”易伟不自在的回头看佩茵，一见她湿答答的头发便不由得大怒：“我不是告诉你不能洗头的吗？”接过被突如其来的怒气吓着的晓晓，佩茵辩驳：“我没有，我一向用 Shower，怎么知道站在下面，水注不知不觉的就往头上跑，大概是嫌我脏吧！”“哈，哈，哈！一点也不好笑，真不该给你那么多时间的。”拉过一把椅子，易伟命令：“坐下。”他抽出吹风机，熟练的帮佩茵吹干头发。

林妈晒笑，虽然易伟是演员，但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“居家”的举动，这戏得好好的欣赏。

“你为什么不留长发？”易伟蹙着眉问。

“我不留的原因很多，不愿满足男性自大的心理与干净俐落好整理是主要的原因。”“女为悦己者容耶！小姐。”他反驳，心中惭愧的承认要求女人留长发确实与男人自大的心态有些许关连。

“我这样也不错啊！”她不当一回事。

“不像女孩样。”易伟批评。

“要你管，头发是我的。”佩茵甩开他的手，不再接受他的“服务”与“指教”。

“我……”“你怎样？”“我是关心……”“谁希罕？”“林奶奶，好吵。”晓晓走到林妈旁边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林妈愉快的向晓晓解释：“就好象爸爸妈妈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言论家中的事，所以声音大了点，如果晓晓跑去跟他们说不要吵了，会很有效哦！现在，过去，嘴巴甜一点，要叫‘爸爸’、‘妈妈’哦！”模仿能力一流的晓晓，毫不客气的依样画葫芦，嗓门跟着大了起来：“‘爸爸’、‘妈妈’，吵。”吵闹声戛然而止，两人有志一同的瞪向林妈，她真的“教坏婴儿大小（台语）”“没事，阿姨只是和舅舅在谈事情，吵到你了，阿姨对不起。”佩茵率先道歉。

易伟也蹲下，搂住他的心肝宝贝，“对不起，晓晓，舅舅又忘了降低音量。”“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。”林妈顽皮的再下注解，存心搅和。

“林妈，别帮倒忙。”佩茵抗议。

“林妈，别再煽风点火了。”易伟较直接的迎视林妈，并加以警告，好不容易赢取佩茵的友谊及初步的信任，他可不想功亏一篑。

“好了，吃饭了。”林妈也不是省油的灯，“晓晓，洗手吃饭了。”拉着两个大人的手，晓晓荡起秋千来，她快乐的喊：“吃饭了，‘爸爸’、‘妈妈’。”只见佩茵和易伟一脸无所适从，而林妈早在一旁笑翻了腰。

## 5

“承擎，好久不见，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怎么没有通知我？”康复后的佩茵第一天去上课，留下想充当司机而被婉拒的易伟望着闾黑的寒夜发呆。而多年不见的好友突然来访，倒也多少解除些许等待的孤寂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有些事……”承擎吞吞吐吐的，他实在不敢开口询问。

“进来坐，承擎，有什么事进来再说。”易伟有股冲动想查验他的身分证，确定一下眼前的男子是否真的是一向风趣幽默、妙语如珠的好友。

整整十天，佩茵没有出现在校园，仅以一通生病的电话请假，承擎担忧是他的话所造成的伤害。那天，她的神情悲伤、无助，离开时的表情更是令人心上一揪，他害怕她想不开，“我……我……对不起。”“不要那么见外，承擎。多年的好兄弟了，道什么歉？等你调整好时差后，我们再谈。”易伟将他欲言又止的行为，视为时差所造成的头脑驽钝。

一股严肃的气氛弥漫着，承擎终于鼓起勇气问：“佩茵呢？她的病不要紧吧？”“佩茵？你认识她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易伟警觉的盯着承擎，佩茵是他的，怎能容许他人直称她的芳名？“她……我……哎呀！”承擎实在不想招认他所做的蠢事。

“限你三分钟说清楚，不然，我的拳头不长眼睛飞过去亲吻你的脸时，就不要后悔。”易伟紧绷着肌肉蓄势待发，只等待他的回答。

“嘿，Take it easy，老兄。”承擎离易伟远远的，先自保再说。“好歹佩茵是我堂妹，关心一下应该是正常的。”对哦！黄教授曾经说过，如果侦探的报告无误，佩茵应该是黄家的人，怎么这会全给忘了？其实这也难怪，情人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，更何况他们才刚萌芽的情愫，怎能容许其它男人的

关切？易伟如此自我辩解。

“确定报告了？”易伟询问他。

承擎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。

“你怎么会问起她？你不会是回国很久了吧？！”易伟仍心存警戒。

见易伟望着他的眼神布满慢慢加重的怀疑因子，承擎衡量轻重，觉得还是先招了的好，避免东窗事发，再吃一顿排头。“十天前，我偶遇佩茵，认识她后，我自我介绍一番，并将她的身世予以告之，她的表情有些不对劲，好象遭受满大的打击，而且又十天没去上课，因此只好硬着头皮上门‘关切’，难道你以为我愿意自投罗网呀？”“你这长舌公，差点害死她。”易伟骂他，“慢着，‘没去上课’，老天，不会是我所想的吧？”听着易伟的嘲笑，承擎有一股立刻走人的冲动，但为何说他差点害死佩茵，他不禁问道：“为什么说我差点害死她？”“你真是的。她听了你的话，在外游荡，隔天浑身湿透的回来，得了肺炎。”易伟尽责的报告，却也止不住再度冲口而出的笑声。

“不要再笑了。”承擎恼怒的命令。

斜睨他一眼，易伟再次爆出大笑，“老天，你真的干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呢！”虽然有关佩茵的事是很重要的，但是，好不容易有取笑承擎的机会，易伟是绝对不会错过。风流倜傥的承擎，生长在清一色从事教职工作的家族，因此，不论早晚，不顾炎夏寒冬，不论假日平常，随时随地，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、天文地理、道德伦理、科技生态，样样牢记，随时吸取、抽考，搞得他抓狂、发疯，发誓永远不进教育界。

想不到身经百战、博学多闻、满腹经纶的他，最后还是屈服于当初家族所给予的压力，而顺利当起教书匠。

但相对的，发出誓言的同时，他也将解除誓言的诅咒给说了出口。“给你。”承擎由皮夹抽出一张相片，递给易伟，他将脸埋进双掌，等待最佳损友的笑声，“笑吧！可别笑到肠子打结。”“没……没关系，看你……理的大光头，就足以……弥补肠子……打结之痛了。”易伟再也抑不住笑声，断断续续的说。

承擎痛苦的忍耐五分钟，咬牙切齿的瞪向易伟，“笑够了吧？谈谈佩茵。”收起笑脸，易伟有将他去出门外的冲动，“还说呢！你这大混蛋，跟她说了什么？害她连在睡梦中都不安稳，还差点死掉。”“全部，包括奶奶赶走她妈妈的事。”承擎嗫嚅的答。

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易伟大嚷。

“她没事不是吗？”承擎半是辩驳，半是安慰自己。“伯父当初要我考虑到文大任教时，我以为佩茵已经知道所有的真相，因此在图书馆遇见她时，我才会半路认亲，要是我晓得她完全不清楚状况，我才不会自讨没趣，铩羽而归。”“是哦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她‘没事’，你倒也落得清闲嘛！”易伟讥诮的说。“言归正传，为什么找她？”“她是我堂妹。”承擎回答得有些心虚。

“是哦！”“嘿，我还没有兴师问罪，你还摆架子哩！”承擎有些不悦自己最好的朋友居然怀疑起他来。

“兴师问罪？敢情你国外住人了，脑筋秀逗了？”男子汉大丈夫，光明磊落的，有什么罪？承擎气愤的来回踱步，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：“还说没有，孤男寡女，瓜田李下，佩茵的名响会被你给毁了。”“没那么严重吧？”易伟轻松的说，“有监护人在呀！”“伯父到美国去了。”“但是林妈在。”易伟不耐

烦他一直拖时间引开话题，“你不相信我，总该相信林妈吧？别磨我的耐性，说你找佩茵的目的。”“就是瞒不过你。”承擎苦笑，“奶奶要佩茵认祖归宗。”吹了声响哨，易伟同情的道：“责任重大呀！不过，任务艰巨。”“帮我。”承擎十天之前就发现这项任务的艰巨了，但是，黄家的血脉就只剩下他、佩茵和晓晓了，他知道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奶奶交付的任务。

“我……”易伟很为难，佩茵生病期间心情起伏不定，短期内要再跟她重提这件事并非容易的事。

“这么为难吗？”他的朋友应该不会“重色亲友”吧？！

不期然的，佩茵兴高采烈的笑脸出现在门口，截断想辩解的易伟。“我回来了。”“你回来了，今天较早哦！”易伟迎向佩茵，希望缓和一下突然到来的僵局。

“今天随堂测验，我有医生所开的住院证明，所以只留待下次补考就可以了。”她小声的解释。“对不起，你有客人，我不打扰了。”“没关系，你认识我的。”承擎插嘴。

“教授，你好。”佩茵生疏的招呼，她根本不愿见到他。

“虽道我们要如此客套吗？我是你堂哥耶！佩茵。”承擎无奈想挽回一些什么。

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想上去看看晓晓。”佩茵根本对承擎的话充耳不闻，径自对易伟说。半路认亲的事，她还不愿做呢！

“你还没吃晚饭哩！”易伟期待的烛光晚餐泡汤了。

“我现在吃不下，也许待会儿吧！”佩茵含蓄的说，摆明了有个碍眼的人在，再好吃的食物，都吸引不了她。

好不容易有所进展的感情，因为这个不速之客而遭受破坏，易伟没好气的说：“都是你害的，请吧！免得我动手起人。”看出端倪的承擎也不甘示弱，“你要是敢欺侮她，就给我小心一点。”好好的一个夜晚，竟如此断送在彼此的威胁中，易伟抬头望向天空，稀疏的星辰被飘来的乌云遮住，他再次顿足，扼腕不已。

“佩茵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易伟轻敲她的房门。

“嗯。”佩茵闷闷不乐的应声。

“承擎走了。”他解释，“我不知道他回国了，他关心你，他是我高中和大学时的室友，你哥也认识，天啊！我在说些什么？”看着他急切得语无伦次，佩茵被逗笑了，她真的很感动他对自己的呵护，“黄承擎和黄承凤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，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，而你的大学兼高中室友来找你叙旧，也不用向我报备，这是你家嘛！”“也是你家。”他郑重的告诉她，“你不高兴见到你堂哥？”佩茵不安的来回走动，“我姓谢，怎么会有姓黄的堂哥？真是爱说笑。”打量她在晕黄灯光下的脸蛋，易伟发现她的烦躁，“如果你不喜欢见到他，我们下次就不请他来。”“我没有权利要求你这么做。”她还是毛毛躁躁的。

“只要你敞开心房，对自己诚实，我相信你会有这个权利的。”易伟将话说得再明白不过。

“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真的这么做，不让他们进门，黄教授是不是就对晓晓没有任何监护上的权利？”她知道要易伟下决定拒绝爷爷来探望孙女是困难的。

“对呀，再说承擎对晓晓本来就没有什么亲权关系。”易伟顺着佩茵的想法。

“那好。我不想再见到他。”“只要你三餐正常，你可以不用再见到他。”承擎和他是多年的好友，总不能永远形同陌路吧？！希望佩茵能早些想通那些过往并不是承擎的错。

“你可以和他见面，但是不可以带晓晓一起去。”佩茵加了个但书，易伟为她所作的牺牲不可谓不大。

“没问题。”他爽快的答应，心中对承擎歉疚连连，谁教未来的老婆开出如此的条件。“吃饭吧？你不愿看我辛苦的杰作都往垃圾桶丢吧？”“好吧！而且我也饿了。”易伟的应允，将佩茵压在心上的大石头给卸了下来，Anyway，当前，她是不想见她“父亲”的。

“那小的有荣幸带路吗？”易伟扮起小二。

“当然。”她也起哄，“有什么好酒菜？”“下饭的荫豉蚶、豆瓣鱼、炒菠菜，还有人参鸡，希望合你的胃口。”他谦虚的说。

“我会发胖。”她间接赞美。

“不会啦！”易伟怕她不吃，哄着她：“况且你生病刚痊愈，多吃一些是无害的。”“好吧！”佩茵勉为其难的同意，反正他都不介意了，她有什么好怕的？“带路吧！”“是。”笑闹间，两人共享快乐的一餐。

每一天，佩茵和易伟都期待晚餐的到来。

自从林妈放手让他们自理晚餐后，只要佩茵有课，易伟一定做好饭菜，等待她回来捧场；相对的，佩茵没课时，她也露露手艺，让易伟知道她也非池中之物，因为，这是他俩惟一不受干扰而能独处的时刻。

这一晚，他们“休假”，叫了 Pizza 窝在沙发上欣赏易伟刚上文件的电视剧。

“哇，你们满登对的嘛！”佩茵看到他和女主角的绝妙搭配，一点醋味也没有。

“那是演戏。”他着急的解释。

其实也难怪易伟着急，佩茵不晓得哪来的倔脾气，坚决不让他们的恋情曝光，限定他们只能在家“谈恋爱”。

所以，易伟只能竭尽所能的将手中的片约在白天消化，以免晚上还要拍戏，妨碍到他追求佳人的时光；相对地，佩茵在忙着照顾晓晓及协助林妈处理家务之余，也赶忙将报告写完，毕竟快毕业了，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的。

“我知道。”佩茵白他一眼，那么紧张做啥？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？难不成另有隐情？“你知道？”他有些找碴，“难道我那么没有身价？”易伟一火，将电视关了起来，想想，他的身价在外可不便宜咧！

“你身价高得很。”佩茵愉快的点出，“只要你一出门，有多少人要你的签名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转个方向，佩茵欣赏起夜空来，反正她几乎不看电视的，刚刚，多少得捧个人场。

“你却不屑一顾。”易伟有些自怜了。

“难说的。”佩茵不明白他哪来的想法。

“那我给你一张签名照随身携带。”易伟兴致勃勃的提议，有总比没有好啊！谁要她不准他把他们的恋情曝光，他实在好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。



“不要。”听到她的拒绝，他有些丧气，“我在你眼中那么没用呀？”“你今晚故意找我麻烦哦！我应该没有得罪你吧？”佩茵按捺住自己不能随便动气。

把他介绍出去，那她还要不要活？还是算了吧！留在家自个儿欣赏来得恰当些。

“你已经得罪我了。”易伟脾气也来了，“我要送你上学，你不要；我去接你放学，你也不愿意；我要给你签名照，好让你时时刻刻想我，你根本不屑一顾，甚至于到现在，你都还没有喊过我的名字。”“哦！易伟。”佩茵脸红的第一次开口叫他，“你不觉得我们的状况很特殊吗？我们先是主雇的关系，而一跃成……呃……情侣的关系，进展太快了。”况且，恋情一出现在大众媒体上，怎么能有现在安乐的时光？听她吐气如兰的叫出他的名字，易伟一脸乐陶陶的，“不会呀！我老早就在追你了，只是你后知后觉，没有察觉到。”“我后知后觉？少看不起人了。”佩茵用抱枕砸他，难道是她太瞻前顾后了吗？否则为什么易伟一点也不晓得要担心？“哦？那你是欲擒故纵喽？”易伟取笑她，也有点落寞，她还是向众人宣示他是她的男朋友。

“哪是。配不上你倒是真的。”她认真的说。

“乱讲，追上你不破说‘老牛吃嫩草’就万幸喽！”他有些感慨，也明白佩茵的顾忌。

“同理，今天我们两人如果在公共场合出现，一定会有绯闻。”佩茵试着分析给他听，“别的不说，光是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又有晓晓，大众的心里就不知道如何想了。”“我就不相信媒体这么无聊。”他拒绝承认媒体的“能耐”，但是多少带些赌气的成分在。

“易伟，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。”佩茵试着解释让他了解，“光是延毕就够我伤脑筋了。你想想，‘大学生因与明星同居生子而延毕’这标题够耸动、够具杀伤力了吧？”“但那不是真的。”他微弱的抗议。

“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相信在过去这些年和我一同上课的人也知道我并没有怀过孕，但谁说得过相信流言的大众？我不认为我能。”“这就是你拒绝让我送你上下学，以及排斥与我一同外出的原因？”易伟懊恼的问。

“部分原因之一。”她小声的说。

“那其它原因呢？”他欣赏她害羞的样子，难得坚强、独立的她有小女儿般的娇羞。

佩茵垂头喃喃低语。

“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他捉弄她。

羞红了脸，佩茵又把话重复一次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他喜欢她温热的气息拂过耳际。

“大笨蛋，不理你了。”说完，佩茵将 Pizza 往厨房收去。

易伟将忙碌的身影深深的镌印在心头，脑海中不断的回荡她的低语：“在外面，我不愿意和别人争夺你，因为你是属于大众的；但是，在家，你是属于我的，而我不愿和影迷分享你。”而这就够了不是吗？有卿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易伟漾着笑容，欣慰的想着。

“嘿，你真的有功夫吗？”佩茵与易伟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趁着林妈带着晓晓出去串门子之时，守着电视机，观看早期易伟所拍的古装剧。

“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”易伟不答，只管咳着。

“你最近喉咙差多了。”她低声埋怨，不想让他听见，“易伟，我问你真的练过功夫吗？”“下次记得，不要再让我咳嗽暗示了。我的名字应该不难念吧？来，再喊一次‘易伟’。”“易伟，不要闹了，我问你问题耶！”佩茵脸红的抗议，每一次，只要她忘了直呼其名，他就来这套。

“你看，一点都不难吧？多练习几次就习惯了。”易伟正色的说，希望佩茵能不经他的提醒，自然的唤着他的名字。

“嘿，发什么呆？”佩茵打断他的思绪问道，随即又反射性的改口，“哦，易伟。”她赶紧在易伟咳嗽前叫他的名字，免得旧事重演。

“是的，我练过，但只是一些基本的招式，套句江湖术语，本人只略懂皮毛，谈不上修为。”他谦虚的说。

话说从前，易伟的“丰功伟业”还不止仓库里的冠军奖杯而已，刑警队长王文德与他师出同门，而且还是他的手下败将哩！

“哦，我好想找人练练防身术哩！”她失望的喃念着。

“防身术？”易伟对她的话感兴趣，“我陪你过两招，但是事后不能说我欺侮人哦！”“臭屁。”“那也必须有本事才屁得起来。”易伟神情骄傲的说。

“不屑。”佩茵有点生气他看不起人，谁不知道，育幼院的打架高手谢佩茵，至今还未尝过败绩。

见她嘟着嘴的俏模样，易伟哄骗着她：“拜托啦！让我瞧瞧你的功力，你晚上上课不准我接送，治安那么差，至少也秀一下你的身手，让我安点心，好不好？”佩茵的迟疑被易伟视为同意，二话不说，他拉起她往晓晓的游戏室去，那里有当初为了防止年幼的晓晓摔倒撞伤的设备，此时正好派上用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那儿的空间并不大，一旋身，两人有百分之百做身体上接触的可能，此一机会不掌握住，更待何时呀？只是，这事传出去能听吗？堂堂赫赫有名的林易伟，为了追求才二十二岁的女大学生，不仅放下身段下厨，只为博君一笑，还委屈自己，配合她的作息，以便取得先机，方便和她约会，更令他的“花名”惭愧的是，刚刚拉她手的动作，是追求她至目前为止，头一次有机会也有勇气直接和她做的身体上的接触。

简言之，除了佩茵身体不适、意识不清，易伟抱她上床、找医生时所做的碰触外，方才，拉她的手可是第一次接触。

只要看易伟欢愉而上扬的嘴角，即便得知他“暗爽”在心里。吃豆腐的诡计，眼看就快要成功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而佩茵则是一脸的羞怯状，刚才的犹豫为哪桩？男女授受不规的观念虽深植她保守的心，但是，被电到的感觉，却也是从未享过拥抱感觉的她心中所希冀的。

短短的一握，加速进展他们的感情，易伟和佩茵因为这短暂的一握，爱的火花冒出来了，他们迷失在彼此深情的注视里，捕捉住流窜交织的眼波，他们的热情赤裸裸的诉说着，两人注定是一生的伴侣。尴尬的对望着，谁也不愿打破目前璀璨耀眼的一刻，生怕这浓情蜜意是场梦。

抬起手来，易伟抚触佩茵巴掌大的鹅蛋脸，其柔嫩细致，不输给晓晓，易伟泛起笑容比较着。

由他手上传来温暖而略带粗糙的触觉，让佩茵阖上双眼，静静的感受这一刻。自小到大，为了坚强、独立，根本不容许她有机会享受如此的亲切与温柔，她希望能直到永远，亘古不变。

易伟抬起另一只手，捧起佩茵期待的脸蛋，他告诉自己，食色性也，孔老夫子所教的不会出错，机会要好好的把握，因此当个色狼是比当君子听从孔老夫子的话。

佩茵的脑袋在易伟的唇覆上她时忽地停摆，他的唇湿润、火热，像是……像是……老天，她的滋味比他脑海中幻想的更加可人。易伟头晕目眩、呼吸不稳的品尝着她的纯真。紧闭的唇瓣生涩的蠕动着，易伟气喘吁吁，爱怜又满足的咧开灿烂笑容，发自内心的喜悦充斥胸膛，纯洁的她是他的，是他林易伟一个人的，男性骄傲的情绪冲击着他。

易伟的嘴一离开她，佩茵的脑袋即刻恢复运转，刚才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她有一片空白的记忆？蓦然，她的脸颊布满红晕，想起是他炽热的吻害她脑筋秀逗的。

她微启樱唇，像是无言的斥责他冒犯了她，又像是无声的邀请，请求他再次的眷恋。

不愿细想佩茵神情所代表的含意，易伟二话不说再次贴上佩茵诱人、殷红的唇，这一次，他不待邀请，舌尖热烈的搜索、探寻，他要她，急切、狂野、深深的需要她。

炽热而绵长的吻让她不自觉的放松戒备，佩茵欢迎易伟的入侵，有片刻，最后的一丝理智稍加唤回她的神智，但更缠绵悱恻的吻，夺走了她的呼吸，她毫无抵抗能力，轻颤的接受他波波的激情。

一声声的呼唤划破失去控制的悸动，易伟沉重的呼吸吐在佩茵狂跳的颈脉动，他低喃：“是晓晓。”气息咻咻的佩茵点头，加强她几乎无声的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额头碰额头，鼻尖对鼻尖，易伟审视她的表情，生怕瞧见她的后悔，片刻之后后，他笑了，“下次，下一次，我们再找时间练习防身术。”听由他的暗示，佩茵将脸埋入他宽阔的胸膛，她知道，刚才不设防的表情，已经被易伟窥视一空，而他喜欢。

是的，郎有情，妹有意，两人连袂走出游戏室，迎向摇摇摆摆晃向他们的晓晓。

和乐的天伦之乐，出现在林妈欣喜的笑容里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她突然起了个寒颤，将视线移往窗外，心中有了不祥的预兆。

围墙外，一双阴狠的眼睛眯了起来，他找到林易伟的弱点了，当然，他的目标也已经锁定了。

“易伟，别走过来走过去的，你这样害我跟着你担起心来。”林妈埋怨起易伟的举动，却也站起身跟在易伟屁股后频频探视门外。最近她心神不宁，总觉得窗外有人窥视，带晓晓上街，也好似有人跟踪，希望佩茵没事，赶快回来。

易伟仓皇的脚步一停，后头立刻有个“巨物”撞上前来，“林妈，小心点，我差点伤了你。”真是的！易伟苦中作乐的暗忖道：教人家不用担忧，却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团团转，看来，恐惧害怕的，林妈排第一。

“小子，敬老尊贤一下，林妈活动筋骨不行呀？去，到那儿坐好，不要妨碍我练脚力。”林妈指使他让出空间，径自踱起步来，嘴边并不忘唠叨的

念：“这丫头，回来非念念她不成。说好回来吃饭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？真是的。”“林妈，你就别再数落她了，我看，先报警吧！”易伟忧心忡忡，佩茵到底上哪去？平常稍有事耽搁，她一定马上打电话回家报备，怎么今天……不成，非报警不可，搞不好她出事了。他愈想脸色愈白，认定了佩茵一定出事了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电话未接通刑警队长王文德之时，佩茵突然冒出的一句话，使易伟解脱的差点瘫在地面，但语气却冲得丝毫没有减少半分，“你上哪去了？”听见他的怒吼声，佩茵诧异，“你吃了炸药吗？我当然上课去了，难不成我去玩呀？”“上课？佩茵，你星期三的课七点就结束，到家也不过是八点多，怎么今天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？”林妈略微责备道。

“我真的上课去啦！不信你们可以去查。况且，我有留言在冰箱门上，说我今晚要补课呀！”佩茵惊诧他们的小题大作，“而且，八点多我拨电话回家时，并没有人接。”由厨房回来，拿着留言纸条的易伟愧疚道：“对不起，今天收工较晚，没有赶上晓晓的睡前故事。”而且，我以为你在。他在心中补充。

佩茵和易伟两人恋情明朗化后，为了不冷落晓晓，他们协商，无论如何，彼此随时报告行踪，且将晓晓每晚睡前故事时间列为最重要的行事历。今晚，佩茵事前交代了她的去处，自然的，陪晓晓的应该是易伟。

“没有呀！整个晚上都没有看到留言呀！”林妈疑惑着的喃喃自语，“整晚少说也开了不下十次冰箱，但是都没有发觉有留言呀！”“没关系，林妈，下次我们注意就好。”易伟安慰她，“很晚了，早点歇息，晓晓明天一大早就醒，我不认为她会让我们起得迟。至于你，茵，我认为你有必要随身携带大哥大了。”听到易伟私底下对她的昵称，佩茵充耳不闻。一旦他这招出现，他的要求她必须做到，否则，易伟会软硬兼施、刚柔并济、威胁利诱外加搔痒胁迫……以达到目的。“林妈，易伟，晚安，我累了，有事明天再谈。”她坚决的将他挡在门外。带“手机”，树大招风，后果堪虑。

易伟悻悻然的暂时放弃说服佩茵，他向林妈道完晚安后回房，打算储备精力，以便再说服顽固的佩茵。

林妈则神经质似的站在大厅，她敢对天发誓，整个晚上，留言的的确确不在厨房的冰箱门上，为什么突然又冒出来？环视周遭，她打了个寒颤，这事透露着诡谲，有那么一刻，林妈甚至有荒谬的念头——难道家中有人……她不愿想，但是，从这一刻起，提高警觉是必然的。

意外的“惊喜”接连不断，灾难亦接踵而至。

当然，沉醉在爱情洪流的佩茵和易伟根本不以为意，相反的，他们认为这些“灾祸”只是他们谈恋爱过程中的调味料。

有谁会认为密封的鲜奶中放入一枝带刺的玫瑰花是危险的？No！佩茵觉得甜蜜、温馨而浪漫，这是易伟追求她所下的心思。惟一这憾的是，那天，她必须饿着肚子，加料的鲜乳对她而言吸引力并不大。

再来，车子突如其来的爆胎、抛锚？算了吧！半夜三更，佩茵与易伟丢开世俗繁琐的杂务，两人亲密的依偎看夜景，数着星光，迎向晨曦，车子的临时故障，只是延长他俩相处的时光，哪会细思量刚保养、换新胎的车，怎有如此难以理解的状况？尔后，常有半夜响彻天际的“恶作剧”电话，只是没有人在乎。因为林家有一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超过晚上十二点，只要有

急事，一定打个人随身的大哥大，这也是为什么易伟强迫佩茵一定得接受携带大哥大的原因之一——便于晚上谈恋爱嘛，至于午夜十二点以后的电话，无论电话铃响多久，一概不予理会，管他是不是天塌了，都无关紧要。

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易伟的通告被撤消了，他被视为大牌得很，该到的通告无故缺席，不该到的拍片时间，却到片场闲逛等待拍戏。起初，他会生气的质问工作人员，后来，问不出结果，倒也想开，豁达的认清了多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恋爱，所以根本也懒得查出乌龙状况究竟出在哪里，一味的沉醉爱河里。

而佩茵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，常接到同学传来的口信说要调课，没有经过证实的讯息常造成她逃课的事实。但无所谓，她的功课很好，毋需忧虑被当的危机；再者，佩茵因为“两位黄教授”的关系，人脉不错，因此，除非有很大的“过”，否则，毕业绝对没问题，只是“草率”或者“不草率”罢了。

沉醉爱恋中的两人，目前已没有联系上的盲点。基于某一晚留言的“失而复得”，易伟千方百计、苦苦相逼、咄咄逼人的说服了佩茵携带手机，他所持的理由是——不愿将手机用来谈情说爱，起码可以用来联络彼此的行踪、知道彼此的下落；再者，藉以明白晓晓的情况，也是不错的用途；再不然，用来追查他有没有跑去喝花酒与那些莺莺燕燕交际应酬，更是不错的用途。

点点滴滴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易伟与佩茵眼中只有彼此，外在世俗，一切是空。

只有林妈小心翼翼到有些走火入魔，关心家中大大小小的状况，观察周遭细微的变化，聆听隐约传来细微的声响，她敢断言，有——危险，但她不愿打扰他们偷得的恋爱时间，她一通电话打到美国，希望以自己睿智者的意见，以及旁观者的细腻，能获得支持。

而她得到响应了。

想念孙女的黄教授，答应她回国点醒这对爱情鸟正视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所隐藏的危机，他想念孙女，也思念易伟与佩茵，当然林妈也包括其中，而台湾的美食，更是他垂涎的目标。

其实，他更想知道、看到、参与的是，易伟和佩茵的恋爱过程，他即使不搅和，起码也抱持着观赏这出他所编导的好戏的心态。因此，老早他就想回家了，只是拉不下老脸承认是交换教授的他一赴美就辞了教职，“整天闲闲没事做”，等待林妈三不五时所传来的二手消息，这会儿，一接到林妈的求救，二话不说，整装回国，毋需迟疑。

然而有些迟了，更正确的说法是太迟了。

在黄教授回国的途中，佩茵接到学校调课的通知，易伟收到拍外景通告的当儿，林妈被全长黑衣覆面的矮壮歹徒给敲昏，跟着，歹徒熟稔的绕着林宅，寻找下手的目标，当他瞧见熟睡的晓晓，脸上发出邪笑，总算找到报复的目标了，精心策画、装神弄鬼、故布疑云的步骤，只为今天的成功铺路。

仰头狂笑，他一把抓起晓晓，在心中恶狠狠的说道：“‘黄’晓筑，或者是‘陈’晓筑，总之，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。”留下一张七零八落拼凑的字条，他堂而皇之的开走留在车库中的车，对他而言，“老婆”和“女儿”的财产，他有绝对的享受权。

佩茵按照同学所传来调课的口信至教室上课时，却发现又是误传，教室里面空无一人，她在生气耽搁了与易伟的约会之余，也火大的到系办公室一探究竟，想明了为何这几星期不但常有更改课程的事发生，而且也常出调课讯息有误的乌龙事件。

“嗨！佩茵，今天不是没课，怎么有空到系办来？”“助教，不是教授临时又更改上课时间吗？”佩茵疑惑的问，“怎么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？”“小姐，你搞错了吧？最近系上没有任何教授调课，倒是你，看一下旷课单吧！就属你纪录最多。”与她甚熟识的助教拿出旷课单递给她。

“哪有可能。”佩茵将旷课单接过手来，“我的勤学纪录从大一保持到现在，不会现在才由这种纰漏的。”“真的是你，没错吧？我还在猜，是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，否则你不会逃课的。”助教关心的说，“工作时间如果耽误了上课，就换个工作。”佩茵怔忡，她脑中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，盘算自己旷课的时间，“助教，真的没有任何教授调课吗？”“真的没有。”助教一说完，佩茵就不见人影，只留下对她的怪异行为感到诧异的助教。

急惊风似的跑走的佩茵，一听到助教的回答，心中立刻有大祸临头之感，她急忙抽出电话，边跑边打，希望从易伟那里接过这具电话机后所行的第一通电话能迅速接通。

挥手招部对她而言是奢侈的出租车，佩茵要司机想尽办法，加速的开往位在山上的林家大宅，代价是两千块。

甩开一直占线的手机，她暗自祈祷，希望自己的预感是错的。“司机先生，麻烦再快一点。”望着她慌乱的脸色，司机加足马力，不说为钱，瞧她心焦的脸，就忍不住想帮她。

佩茵掩饰不住焦虑的原因是，最近发生的怪事特别的多，除了她的课被恶作剧误传调课、易伟的通告常被乱调外，家中的留言不翼而飞的比例也偏高，就连晚上也常听到狗乱吠。而更教她心慌的是，林妈尝试警告她某些事，她却谈恋爱谈疯了，没空坐下来与林妈交心细谈。

望着没有人接电话的家门，佩茵急切的希望一切正常。

丢下两千元给配合度高的司机，她迟疑的走进屋内，发现家里寂静得有如废墟。快速梭巡屋子一遭，佩茵发现倒卧在厨房的林妈，她强制镇定，欲扶起林妈，却被身后的声响吓出冷汗，“谁？”“小姐，是我，我看你神色不对，才跟你进来的。还有，没察明她有什么伤之前，最好不要动她。”鸡婆的司机好心的道。

“是的，谢谢你。”佩茵惊魂未定，“你可不可以帮我叫救护车？”“没问题。”司机阿莎力的说。“不过，已经不需要了，她醒了。”佩茵转过头，发现林妈有缓缓苏醒的迹象，她立刻要求司机帮忙，“你可不可以帮我林妈抬到客厅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。”司机二话不说，立刻蹲下身子帮忙，却被突如其来的恫喝吓得动弹不得。

“不许动，我是警察。”

“易伟，你来探班啊！”最近，片场中的工作人员觉得易伟真的有毛病，

该他拍的戏，他不出现，没有他的通告时，他却频频现身，真是怪哉，无怪乎较熟的工作人员开他玩笑。

“别闹了。”易伟可没有心情胡闹，想到今晚，原本可以和佩茵共度烛光晚餐的，却被这临时的通告给破坏了，所幸，佩茵也临时接到调课通知，不然，还真是不好过呢！

“我是来上工的。”被他话中的无奈与不满吓了一跳，负责通告的小妹澄清：“林先生，今天绝对没有你的通告。”“啥？那是谁找我碴？”易伟动怒了，好不容易赶在下班人潮涌出之前飞车来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居然说没他的事？“哪有。”小妹嘀嘀咕咕，“我看啊！八成是保不住自己第一男主角的地位，故意来搅局的。”“你说什么？有胆再说一遍。”易伟大怒，“最近不晓得怎么办事的，通告乱发不说，还在那里乱嚼舌根。”“发生什么事？易伟来探班啊？！”导演听到声响，过来瞧个究竟。

“我不是来探班的，我是来拍戏的。”易伟咬牙切齿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再次重申他来此的目的。

“可是今天没你的戏啊！”导演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抚道：“下次要编剧再多写一点你的戏分。”“那小妹为什么发我通告？”易伟质问。“还有，我并不要求多些戏份，别乱搞。”“我没有。”小妹矢口否认。“导演，林先生的配合度不够，不是要删他的戏了吗？怎么可能还会有他的通告？”“小妹，你不说话，不会有人当你是哑巴。”导演尴尬道，“易伟，没这回事，是小妹乱说的，别介意。”吼叫声随着易伟的怒容出现，“你们说我配合度不高？真是笑话，我哪一次没来？有时候根本就没人理会，只会嘲讽的丢下一句‘来探班啊！’，我吃饱没事来探什么班？”“重要的戏赶拍时，根本找不到你的人；而没你戏分时，却跑来搅和，你能说自己的配合度高吗？”导演的嗓门不比他小的吼。

“我每场戏都到，怎么还说我配合度不高？”易伟这次真的和工作人员卯上了，“你们才莫名其妙呢！通告发了又改，改了又发，我林易伟可没得罪你们，要整我也不是用这种烂方法，断我生路难道对你们有好处啊？”“易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导演鉴于过往与易伟合作愉快，而且他是一等一的敬业演员，不可能出此大错，因此将矛头转向：“小妹，真的是你在搞怪吗？”“我没有，导演，他‘以前’还是我的偶像呢！”言下之意明白的指出，易伟现在什么都不是。

“那为什么我常接到改变通告的通知，而且还是打紧急联络用的行动电话？”易伟提出辩驳。

“我不知道你行动电话的号码啊！一切通告都是以你家里的电话为联络管道呀！”小妹有些怀疑今天的林易伟是否发神经了。

“易伟，小妹真的不知道你行动电话的号码。”导演证实了这一点。

“那为什么我接到的都是同一……”糟了，小妹是女的，打电话更改通告的是男的，这事有点古怪，该不会是……不行，得回去一趟。易伟边急切的跑向停车的地方边喊：“导演，对不起，能不能请你打个电话给王文德，他是我的紧急联络人，拜托你了，要他无论如何派警力到我家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共事多年来，导演只见过一次他这种模样，不禁担心的问，“出事了？”“希望不是。”易伟由衷的希望没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当初对文德的警告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，真是太疏忽了，易伟自责道。

摔下一一直都拨不通的行动电话，易伟回头大叫：“谁骑机车？”不到五

秒钟，易伟风驰电掣的跨上机车飙走了，徒留下一团烟灰，以及拨不通警局电话而不断咒骂的导演。

“我说不许动，你没有听到吗？”王文德再次命令背对他的男人，看见脸色慌乱的佩茵，与倒卧在地的林妈，他百般自责，陈建名当初的威胁历历在目，而他却疏于防范。

“你如果是警察，请你放下枪，过来帮我们。”佩茵没有见过他，但见他凛然不可侵犯的脸庞充满正义之气，决定姑且信任他！“我住在这里，我是谢佩茵，这位是好心的出租车司机，当然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过来帮我们将林妈抬到客厅，也可以顺道查核我们的身分。”对她的镇定，王文德佩服之至，“发生什么事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佩茵丧气的咬住下唇，骇然的说：“回来就见到这种状况了，而晓晓也似乎不见了。”突如其来的电话声打断气氛凝滞的一刻，佩茵晃了手中的大哥大一下，“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”她按下通话键，“是我，有什么事找我……好，我知道，我就在这里，我会等他回来，谢谢。”怀疑的望着神色凝重的王文德，佩茵不好的预感愈强烈了，“警察先生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“没事。”王文德不想泄漏口风，“这位‘运将’，谢谢你的帮忙，我送你。”说着，就把司机送出门。

佩茵看林妈清醒，劈头就问：“林妈，发生什么事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感到颈上一疼，就晕了过去。”林妈抚着遭受剧烈疼痛之处。

“那晓晓呢？”佩茵希望她的回答是被邻居带出去玩，或者她藏起来了，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才好。

“不在房里睡觉吗？”林妈的恐惧成真了，“报警，快报警，晓晓一定是被抓走了。”“林妈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”王文德送走司机后，探查了房子周遭，并无任何异样。

“文德，你来了，晓晓呢？”林妈仿佛看见救星般攀住他。

“林妈，别激动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王文德安抚她，希望能挖到些蛛丝马迹。

突然，外头传来快速、急切的轰隆摩托车声响，王文德示意众人噤声，“嘘。”隐约察觉事情不对劲，王文德以枪相向，大吼道：“不许动。”只见易伟光明正大的走进大门，推开他的手，根本不用他的威吓，连声问：“晓晓呢？”“来迟了一步。”王文德据实以告。

“你这警察怎么当的？文德，‘来迟了一步’，这算什么回答？”易伟厉声责骂，“佩茵，你不是上课去了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林妈，你怎么会把晓晓搞丢的？”“别像疯狗乱吠，易伟。”王文德老实不客气的说，“别以为只有你担心，也不看看林妈伤得严不严重；还有，静下心来，如果我们猜得没错，答案很快就会揭晓。”“各位，对不起！林妈，你伤得如何？”镇静、镇静，易伟强迫自己要镇静。“佩茵，你不是去上课吗？”佩茵低头喃喃低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易伟见她呆愣样，嘴巴喃念着什么，不禁将耳朵附上，听到的却是：“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多注意一点就没事了，都是我的错。”“佩茵，多注意并不能防范得了歹徒。”易伟语重心长的说，“如果真的是他，真的就该怪我。”文德早警告他陈建名越狱成功，而他一直疏于防备，不信邪的认为陈建名绝对不敢来犯，没想到他的大意竟造成难以弥补的错误。

“是我的错，我如果强迫你们听我的怀疑，而不怕被误认为神经病，今



天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，我可怜的宝贝，都是林奶奶的错。”林妈懊恼自己的疑神疑鬼居然是真实的。

“够了，停止自责。”王文德从他们的话中搜集到不少资料，认为这件绑架案有迹可寻。“林妈，你先说。”林妈原原本本的将最近家中所发生的怪异现象交代得一清二楚，并且连同易伟和佩茵工作及课业上所发生的问题一并提了出来，冀望有所助益。

“这么说歹徒是有预谋的。”王文德缓缓道出，“瞧，这字条是从晓晓房间床底下所找到的，歹徒要的除了钱外并无所求。”“我看看。”易伟接过字条，佩茵和林妈一并向前一看究竟。大舅子：好久不见了。

今天不是来问安的，是带小女出去玩的。别着急，也别大意，难保不会有人随时告诉我你的行动。这只是初步警告，别报警，如此小事应该不为难你吧！

我想亲戚之间应该不用太见外，所以，先借个五百万元来花花如何？明天上午六点把钱用纸袋装好丢入天母公园入口处的垃圾桶里，然后到松山火车站接人，当然，如有可疑人物，我女儿和我可就得亡命天涯了，我想你不忍如此吧？对了，你的品味不赖嘛，下次有机会，借你马子出来玩玩，你应该不会吝啬才对。

你妹婿我是也“是他。”林妈倒抽口气的说。

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真的是陈建名。”易伟咬牙切齿，“都怪我大意。”“那么应该是他没错了。”王文德拿出警察办案的态度，“易伟，我认为你应该正式报警，否则，以我一个人的能力，是没有办法迫使歹徒就范的。”“我不能，晓晓在他手里。”易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“如果你妥协，下一次怎么办？他信上明明白白告诉你，绝对有下一次的。”“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晓晓平安就好。”易伟难以取舍，但是，眼前最重要的是晓晓的安全。

“你这是养虎遗患啊！把他的胃口养刁了，以后只怕养不起。”王文德生气无论多理性的人，遇上切身的问题，十之八九都会乱了方寸。

“以后是你们警方的问题不是吗？”易伟顾不得好友间的情谊，讽刺警方的办案能力。

“你们到底在说谁？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知道绑架者是谁，却没有人愿意将他逮捕归案？”佩茵有些歇斯底里，“快点行动啊！”“我们不能。”两位男士遗憾的说，当初陈建名逃狱时，王文德的确追查过他的行踪，但总晚了一步。

佩茵呆愣着，无意识的接收两人讨论案情的进度，充斥她脑海的，只有晓晓可爱的小小身躯。回过神来，她要林妈告诉她有关陈建名的一切，她好出份力。

夜深露重，疲惫渐渐侵袭他们，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们以各行库的提款卡筹钱，加上保险箱中的现金，勉勉强强凑足了五百万。

他们决定不报警，晓晓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

“喝了它。”易伟端来一杯热牛奶，要佩茵喝下，暖暖身子。

“我不饿。”“喝了它，我不能在操心晓晓的安全之余，还要记挂你。”他动之以情。

佩茵勉强咽下他的深情，却听到他的低喃：“宝贝，对不起，这是惟一使你

去。

蒙蒙的天色渐渐亮了。

## 8

“谁？”突如其来的声响吵醒了佩茵。

“小美人，当然是我了，我早就向林易伟——我大舅子借你了，怎么，不高兴见到我呀？”陈建名流里流气的说。

“晓晓呢？”佩茵不理睬他话中的含意，她知道他就是间接害死她哥哥的杀手。

“你说这小鬼呀，哦，她在这，睡得好好的。”陈建名抛给她一个旅行袋，袋内的晓晓沉睡着。

望着袋内沉睡的晓晓，佩茵愤慨的问：“她怎么了？”她猜晓晓应该是吃了安眠药。

陈建名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“太吵了，一颗安眠药就摆平了。”果真如此！“林妈呢？你不会又打昏她了吧？”佩茵意识到整间屋子的沉寂，故而衍出如此的结论。

“宾果，有奖。”陈建名色迷迷的望着她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佩茵强自振作，不希望顺了他的意。

“你知道吗？差一点，这整栋屋子就是我的了。不过，可惜的是，黄晓筑的的确确是黄晓筑。”陈建名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，“至于我要什么，你说呢？美人？”掳走黄晓筑是为了证实是否为他陈建名的女儿，既然不是，死刑又绝对逃不掉，那么何妨伤害林易伟最重视的女人，以泄心头之恨。“脱掉。”“好，但是，我先将晓晓带下楼去，你总不想办事办到一半，旁边有小孩哭闹吧？”佩茵得确定在她与他虚与委蛇的当儿，林妈有能力带着晓晓逃脱，否则安眠药效力未退的她，绝对无法兼顾到林妈与晓晓。

“可以。”陈建名对伤害这么小的小孩没兴趣。亮着白晃晃的刀子，他押着佩茵抱晓晓下楼。

行至一楼楼梯口，陈建名的身子因林妈由暗处挥出的铁棍而晃了下，只见林妈口中喊着：“我才不会被你这兔崽子伤害第二次。”林妈的警觉是提高了，但以林妈的手无缚鸡之力，怎能打得过陈建名？佩茵将晓晓塞给林妈，要林妈带着晓晓快逃，她自个儿来对付他。

稳住犹自发抖的双腿，佩茵明白这是易伟热牛奶掺入安眠药后的效力，硬拚不过，好歹也得用拖延战术，以利林妈带着晓晓逃出去。

挡在欲抓回他们的陈建名之前，佩茵勉强自己使尽全力想摔倒他，不料慌张的林妈边跑边叫救命的行径吓着他，一刀捅过来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命中佩茵左下胸。

“好痛，真的好痛。”佩茵强忍住痛楚的抱住陈建名，抱住他。她要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陪她，她在失去意识时如此想道，也倏地忆起想此刻向易伟说“我爱你”似乎嫌太晚了，她软弱无力的倒在血泊中，耳际依稀听见杂沓而至的脚步声。她抓到凶手了，林妈、晓晓平安无事了，而她，她也总算……

抓到……凶手……报……仇……

“医生，她怎么了？”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手术房外的红灯终于息了，见医生步出手术房，易伟快速的上前询问。

“手术成功，伤口要是再高一点，命就没了。”操刀的医生安抚的拍拍这个一夕之间变得十分憔悴的红星，“去歇会吧！病人需要静养，到时候，你的健康将会是照顾她的原动力。”“谢谢。”送走医生，易伟全身虚脱的瘫在椅子上，赶回家里所见到的那一幕，后遗症的震撼到现在才显现出来。

天母公园在初冬的清晨中，雾蒙蒙的，没有什么人烟；松山火车站前，早被埋伏的人员封锁，等待救援晓晓。易伟和王文德只得待在陈建名嘱咐的地方守株待兔。

直至晌午，松山方面的相关人员回报毫无斩获，天母公园也一直无人行动，易伟才警觉是否又上当了。

带着忐忑不安、眼皮直跳的心情，易伟催促王文德一路狂飙，直奔回家。

门前，他们瞧见惊魂未定吓得全身发抖的林妈，抱着晓晓窝在黄教授的怀抱里，如吊桶七上八下的心，慢慢放下了。

但佩茵呢？随着未问出口的问题，易伟的胆汁也差点冲出口，他狂奔入内，佩茵，佩茵……她居然死抓着陈建名不放，惊恐的情势吓坏了他，像观看电影，他瞧见王文德打倒欲挣脱佩茵的陈建名，他抱起倒卧血泊中的佩茵，颤抖着手，探她的气息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他不禁悲从中来，狂叫道：“为什么？老天，你为什么待我如此不公平？”他紧拥着她不放，悲怆的指责。

“稳下来，易伟，稳下来，佩茵还活着，我们要赶快送她到医院。”王文德吼叫着，希望灌些理智到易伟的脑袋瓜里，他刚刚的的确确看到佩茵浅若游丝的呼吸。

“还活着？”易伟突然清醒般，抓着一线希望，“快点，快送佩茵到医院。”拖着刚才因急促救人而跑得发软的步伐，王文德将被制伏的陈建名交给等在门外的林妈：“报警。”说完，旋风似的赶往停在门口的警车，摆上警铃，狂飙下山，直奔阳明医院。

一路上，只见易伟不断责怪自己不该下药迷昏佩茵，也不应该忘记当初佩茵问他“武功”有多深厚时的表情，他早该想到佩茵有亲手抓凶手的打算。方才，她倒在血泊中的景象再次浮上脑海，打个寒颤，他再次寻求他刚刚未寻获的脉动，认真而专注的感觉佩茵是否一息尚存，微弱的跳动吓坏了他，他忍不住心中的焦虑，大吼：“再快一点。”望着紧抱佩茵的易伟，王文德加足马力，从来不曾见过易伟乱了方寸，看来，他真的陷下去了。

“该死，你杀了她，你杀了她，凶手。”等待警察来带走陈建名的黄教授，看着心爱的孩子血淋淋的被抱出，宛如失去生命，他悲愤的扑向陈建名，言辞激烈的谴责。

强忍住悲伤，林妈制住他：“够了，不要吓着孩子。”佩茵毫无生气的身躯，像死去般的沉寂，但她拒绝去相信。

看着晓晓苏醒但茫然的脸庞，黄教授将晓晓接过来，“晓晓，不怕，爷爷在这里，不怕。”刺耳的警铃响起，打断他们抚慰晓晓的举动，林妈赶忙跑到门口指引警方人员处理被王文德铐住的陈建名，并加以诉说案情的

发展经过。

此时屋内电话声大作，黄教授狼狈的抱着紧紧拥住他的晓晓，徒手接过响彻天际的电话，“喂？”话筒彼端传来模糊的声音。

“喂，说慢点，易伟，我听不清楚。”黄教授手足无措的打断他，“啥？再说一遍，失血过多，需要 AB 型的血，要快点去救她。易伟，你糊涂啦！你知道我是 O 型的，怎么可以输血给她？”“那怎么办？”易伟沮丧无力的声音，这一次清晰的传过来。

“快找人啊！”黄教授也慌了，“快呀！”林妈抢过电话，安慰易伟，“稳住，要医生尽全力抢救，我现在马上找到承擎，佩茵就有救了。”急促的挂上电话，林妈抬起颤抖的手拨号，不通，再试，还是不通，连在一旁的警察看了都着急，“对不起，我可以帮忙吗？”“你替我找这个人，救命用的。”林妈紧张得语无伦次，话都说不完整，现在承擎是最有用的。

“拜托你。”黄教授在一旁帮腔。

拿起电话，敲几个键，警察问出对方的下落，“他现在在上课，我请校方通知了，不过，如果由警车护送会快一些，也可以多找些人，以防万一。”喜于这位警察的设想周到，他们浩浩荡荡的开了部警车，鸣笛且快速的驶进学校，直奔大义馆。

接到紧急通知的承擎早已带着两名同学等在广场，钻进车内，他讶异的说：“伯父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闻言，黄教授深感错愕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问这种无聊的问题？没空理会承擎，他催促着警察快速往医院前进。

输完三千 C . C . 的血，佩茵差点被阎王带走的命总算救了回来，众人在看了雪白被单下的苍白小脸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

“舅舅，佩茵阿姨睡觉？”晓晓稚嫩的声音打破一室的沉寂。

“是佩茵‘姑姑’，晓晓，她受伤了，所以必须休息。”承擎为晓晓解惑。为了这失散多年的堂妹，他不仅“自投罗网”跑到易伟面前遭受奚落，还撑起刚输完一千五百 C . C . 的虚弱身子，来病榻前探望“死里逃生”的佩茵。黄承擎啊黄承擎，你可真够可怜啊！承擎在心中非常、非常的自怜。

“叔叔，你的脸跟佩茵阿姨一样耶！”晓晓不懂为什么这陌生人可以抱她，但是，爷爷、林奶奶、舅舅还有佩茵阿姨不骂人的话，那么就必须要叫人啦！

“哪里像？”赶回去处理完陈建名的事后返回的王文德朝晓晓发出疑问。真亏他还有心情和小朋友说说笑笑，就在前一刻他才在警局被上司刮了一顿，被指责这么大的一件案子，他却私底下行动，需受到惩戒，所幸办案期间没有人员折损、没有上报被大肆渲染案情，处分应不会太严重。“晓晓，告诉文德叔叔，抱你的叔叔和佩茵阿姨哪里像？”佩茵到现在还未清醒的状况令人担忧不已，但王文德却也很勇敢的问出林妈、黄教授以及易伟来不及开口询问的问题。

“这里。”天真无邪的晓晓特意指指承擎毫无血色的唇，脸上其它地方也无一幸免。

“哦！晓晓，还是你关心叔叔。”承擎感动的搂紧怀中的宝贝，他输的血总算没有白费了。

看他急欲讨赏般模样，林妈爱怜的问：“承擎，有没有谢谢那两位同学和警察，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。”“有，林妈。”承擎有些泄气，他们三人总共“才”输一千五百 C . C . 的血而已，怎么只感谢他们？“因为佩茵是你

堂妹，所以为你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。”黄教授像洞悉他的想法般点出事实，原来这小子的回国并不单纯。

“谢谢你，承擎，要不是有你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易伟瘖哑的开口，佩茵似死般的身影，还刻划在他的脑海中。

“多喝鲜奶，多休息。”黄教授再度开口，他是关心承擎的，只是他的态度向来如此。不过，此刻在他心中缠绕的是另一个蓦然爬升的念头——难道“她”已经行动了？“是，谢谢伯父的关心。”承擎恭敬的说，心想：伯父沉思的脸乱可怕的，与“她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“回家林妈帮你补一补。”林妈出来圆场，心想应该没人反对吧？“姨在动，看，姨在动。”晓晓突然兴奋的大嚷。佩茵和她相处，通常是活力四射，如今静静的躺在床上，怎能不教人担心？众人齐转过身子，寻找有利的位置与方向，注视缓缓苏醒过来的佩茵，惟独林妈好气又好笑的摇头，跑到护理站请医生过来诊治，她对那些放不下身段的男人实在没辙，虽然说关心他人并非一定要挂在嘴上，但最起码的口头上关切也吝啬不说，怎么要一位孤寂二十多年的女孩能有窝心的感受？“佩茵……”易伟生怕她受到惊吓般的轻唤。

“佩茵，还好吧？”身为长者的黄教授，问候得显得较拘泥。

“佩茵堂妹，你总算醒了，如果你还要否认我们血缘上的关系，那就太逊了。”承擎将他们的关系，长舌又明确的点出，还将祖母交付他的任务暗藏其间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不甘寂寞的晓晓用她稚嫩甜美的声音，介入一群“大老粗”中，“姨，你睡好久，都不玩。”神智处于混沌状态的佩茵，仅抓住她挂念的人儿，尚未撑起沉重眼皮的她，挥手寻找可人儿，“晓晓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要不要紧？林妈呢？还好吧？”见她醒来就用干涩、沙哑无力的声音一直问起“别人”，易伟吃味的抓住她乱晃的手，“佩茵，别乱动，你受伤了还记得吗？晓晓和林妈很好，他们很安全，全靠你救了他们，不要担心。”眨眨酸涩的双眼，佩茵看见围绕她病床上的人影，“我要死了吗？不然怎么那么多人？”“呸，呸，呸，胡诌，小心我用肥皂清洗你的嘴巴。”易伟苛责她，因她的话产生失去她的恐惧，“再胡说，我会生气的。”“乱讲，堂妹，你身上流有我们黄家最健康的血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承擎不死心，一定要将他们的关系搞好，他要她承认她的身分，否则不好交差。

看她能开玩笑，黄教授放下悬着的一颗心，“你没事了。”“好了，让医生检查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”林妈带领医生进门，见到的就是这副“景观”，不明白的人，还以为床上躺的人是多么重要的人物，而事实上，佩茵也的确确是他们的宝贝。

“林妈……”四个大男人齐声抗议，但林妈不为所动。

“林奶奶，看姨。”晓晓的要求却轻易得到首肯。

将晓晓接入手安置在床边陪佩茵，林妈回答四个大男人他们不该停留的原因，“‘男女授受不亲’的道理你们应该都懂的，有事，待会再说，文德，我会要佩茵优先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你办案要紧。”对林妈俐落打发他们的“要求”，他们欣然同意，“男女有别”嘛，但是，谈话的顺序，他们可要争了。

“她是我妹。”承擎很不服气林妈的做法。

“她是我的学生兼我们晓晓的姑姑，更是我们黄家的人。”黄教授抬出“关

系”来压他们，原本以为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会让他，看来好象不是那么回事。

“她是我老婆。”易伟给了他们“震撼”的理由，想做第一位见她的人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我都不知道？”承擎诧异的问。

“好小子，有你的，什么时候结的婚？真会保密。”王文德调侃易伟。

“怎么没有通知我？哼！”黄教授威严的说。

被三人吵得不可开交的医生，幸而得到林妈的解救，他们在他们一旁“讨论”时，将手上的工作完成了，“病人没事，只要‘安静’的休息，一个礼拜就可以拆线出院了。”“太好了，医生，谢谢你。”林妈开口道谢，望着他们被医生“挤出”门外，心想佩茵终于可以好好“静”养了。

佩茵出事以来，大家担忧不已，趁着医生“下令”她好好休息之际，林妈叫四位忙碌的男人可以好好回家梳洗一番，顺便补个觉，“都回去，佩茵我来照顾，有什么问题，待会再说，都回去。”林妈坚决的语气，他们不敢不从，不过，“待会儿”是多久以后，分寸可就得自个拿捏喽！大家各怀鬼胎，心照不宣的照办，但他们还是抢着做第一个和她谈话的人。

## 9

“你在烦什么？”易伟关心的问。距离佩茵伤势稳定回家休养，已经足足经过一个多月了。这些日子里，佩茵变得有些郁郁寡欢、心神不宁。他明白她会挂念功课，所以动用了些关系和两位“黄教授”的特殊背景，让她得以持续她的课业，不致中断；他也知道事情上了报，媒体对事件所做的揣测和报导正负评价都有，褒贬也不一样，所以他尽量不让她看到这些报导，不让她心烦。

他更将电视线路破坏，让她无法收看电视节目，只因不肖业者趁此事正炽，将他主演的电视剧提前推出，还假借名目，在片头与片尾都题上“保护社会、维护治安”及“谴责危害社会安宁的歹徒”的字眼；公益团体、电视节目……等，纷纷对此事提出他们的见解、看法及呼吁，真会令“苦主”有气无处发，有苦诉不出，只因为易伟不愿让佩茵接受这丑陋的一面，所以不加以反驳。

受伤后的佩茵，距离他愈来愈远了，两人间似乎有着遥不可及的疏离感，他又怎能让外界的风风雨雨介入他们之间，杂志上耸动的标题——“老牛吃嫩草，林易伟 V.S. 孤女谢佩茵，传说中的保母？”、“女大学生与名演员林易伟的同居遭到报复？”、“私生女——林易伟与女大学生之女遭绑架？”……等，这些臆测的小道消息，遍布所有的报章杂志，让易伟费尽心力掩护，才不让这堆“垃圾”传入林家宅第，进而传入佩茵其中。

“想什么？不可以告诉我吗？”易伟再次向发愣的佩茵询问，得不到响应，他弹弹手指，更将脸逼近她面前，“佩茵？”回过神来的佩茵，欲言又止，她不希望造成伤害，但她想了解真相，这些天来，困扰她的问题得不到解答，她实在无法将悬着的心放下；她也明白自己的冷漠害苦了不少人，可是无父无母、孤独无依的生活，却也永远是她心里的痛，“黄教授为什么不输血给我？”“啥？”易伟怀疑他的听力受损，“承擎是 AB 型的，所以大部

分的血是他输的，没有什么不对呀！”“那他呢？他怎么见死不救？”佩茵爆发出心中的疑惑。

“佩茵，冷静下来，输血给你的是承擎和他的两位学生及送他们到医院来的警察，你指的是谁见死不救？”他实在不了解，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佩茵到底指谁见死不救？见她不回答，易伟再说明，“文德和我都是B型的，而林妈和晓晓因为年纪的问题，不可能输血给你，还有就是黄教授了，他是O型血，也不可能输血给你，所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易伟问到最后，都有点低声下气了，“糊涂”了一个多月，他还是不晓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。

“黄教授……”佩茵将脸埋进被窝中含胡的说。

“黄教授？”易伟说，“他是O型的呀！”“我是AB型的，他怎么会是O型的？”佩茵泫然欲泣，声音饱含不解。

“这没冲突呀！并非一家人的血型都是一样的。”他怕她不懂，还加以解说：“晓晓同你一般，是AB型的，我是B型的，和敏方同，但是敏芳却能生出AB型的小孩。”“我知道，因为我哥是AB型的，所以他们才有一半的机率生到AB型的子女，但我不一样，哪有O型的父亲和A型的母亲，能生出AB型的小孩？”佩茵对着易伟大叫，老早，她就将有关血型的书翻遍了，怎么现在他还来上血型的课程？“是不可能呀！”易伟搔搔脑袋瓜子，“有没有可能搞错？”“哪有可能，AB型的我和O型的父亲，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怎么还会有错？”佩茵气急败坏的骂，“早知道就不跟你说，什么跟什么嘛！”“等一下，佩茵。”易伟有些明白错误出在哪里了，“你说O型血的父亲，该不会是指黄教授吧？”“难道不是吗？”她很怀疑的望向易伟，“若我认祖归宗，我是不是该姓黄？”“是的。”他点出错误：“但黄教授不是你父亲，充其量，如果当初你回到黄家，他也只能算是你的养父。”“养父？那我亲生父亲呢？”佩茵错愕的问。

“我想，这必须请一些人出来说明了，当事人告诉你的，应该比我说的详尽。”他含意深远的说。

“若不真实呢？”她可不听善意的谎言。

“我据实以告。”易伟承诺，“我想，现在你必须梳洗整齐，然后到书房向黄教授道歉。”“我不要。”她不想面对他。

“对不起’这三个字在真相未明前，是很容易化解误会的，但是，一旦真相大白后，可就没那么容易喽！”见佩茵一副深思的模样，易伟加把劲说服：“他那么疼你，单说你对他不礼貌的地方，是不是就应该对他道歉？”想起这几个星期来，她对任何人不友善的举动，佩茵惭愧的低下头，“你陪我？”“好，没问题。”易伟爽快的应允，她难得要求嘛！“有个条件。”“不要。”她不接受威胁，她好不容易拉下脸来求他，他还乘机要胁。

“连听一听都不要？”他引她上勾，“算了，要人家听你不情愿的道歉，本来就是被虐待的行为，我看不要跟也罢。”“好嘛！我答应。”佩茵笑了，很美的泛起一朵笑靥，她不能忽视他赖皮的模样。

易伟看呆了，他揽过她，低头俯视，“快乐起来，佩茵，你的笑脸是我们大家日夜所思念的。”说完，不等她有所“口”动，他先下“口”为强，吻上她娇艳欲滴的红唇。

星期天的早晨，艳阳高照，鸟语花香，这景观在阳明山的深冬是难得

一见。多数人还躲在被窝中时，林宅的大厅中，就已经弥漫一股欢欣的气氛，原来是农历年的即将到来，再加上今日是黄教授的六十岁大寿。

天未亮，晓晓这鬼灵精丫头，兴奋的逐一吵醒各方人马，连住在汐止的文德叔叔也逃不过她“甜蜜的呼唤”，她要求大伙尽快集合，以便满足她想亲自帮爷爷庆生的愿望。

平心而论，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这一个理论用在现今进步快速的工商社会中太勉强了，小女孩的希望是一觉醒来有大蛋糕可以庆祝，只不过，承擎叔叔笨了点，未将蛋糕于昨夜携回，预定当天的，唉！十点不到，少有商家会开门的。

怎么办呢？手巧的林妈，配上佩茵的巧思，她们办出了热闹的餐会——松饼加上枫糖浆，缀上令人垂涎欲滴的新鲜草莓，是一道别出心裁的自创式蛋糕；两个煎得嫩得恰似可以掐得出水的太阳蛋，配上弯如柳眉的热狗，是向大伙 Sayhello 的笑脸；Blackcoffee、Freshorangejuice、鲜奶，依照各人所需要的自行取用，大家快快乐乐、吵吵闹闹的度过这个以黄教授大寿为名的早晨派对。（这是以晓晓的标准来评论这是场丰盛的派对，但大家心知肚明，欧、美式的早餐提供的餐点，大多有如此的选择。）看见欢愉的笑脸展现在每个人脸上，易伟冲动的拿起汤匙敲敲杯子，请大家将注意力收回。他感性的发表谈话：“首先，感谢的是大家的平安，晓晓的绑架事件、佩茵所受的伤痛、文德协助我所受的降职处分，虽然已经事过境迁，但都是因我而起，为此，我要特别的感谢你们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你们还当我是朋友。”其次，今天的重头戏，我们的男主角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，我在此说明，现在是因应晚上晓晓不能参加的宴会而举办的庆生活动，晚上还有隆重且盛大的舞会，别拒绝哦！黄教授，多数是你的学生及好朋友，不会有你不认识的人。”见黄教授欲开口婉拒，易伟立刻打断他，而在见黄教授勉强点头同意后，他清清喉咙，再次开口：“先声明，我不是要喧宾夺主，这是临时起议的，但是难得大家齐聚一堂，我想藉这个机会了却一桩心愿——佩茵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”当着大家的面，佩茵喷出口中的鲜乳，红着眼咳呛道：“你发神经了？”“哪有，我再正常不过。”易伟留意她的神情，却也敏感的察觉爱瞎起哄的王文德和承擎难得一见的安静。

宁静无声，太不寻常了，屏气凝神的众人静待她的回答：“要我嫁你，免谈。”失望的叹息声响起，承擎首先忍不住的跳出来捣蛋，“我就说嘛！易伟老牛吃嫩草，我美丽、活泼、可爱又大方的堂妹，怎么会看上他？”他向易伟示意的眨眼，希望能激佩茵答应，并不忘小声提醒紧拧着他大腿的林妈说：“林妈，可以放手了吧？”佩茵哼一声不理他，激将法，算了吧！她自有打算。

毫不客气再加把劲拧愈帮愈忙的承擎一把，林妈替易伟说话：“我们易伟也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外头要追他的人可多着，没关系，再挑一个。”林妈，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从上回报章杂志揭露他俩‘同居’事件以来，他们的行情就下跌了，所以他们还是凑成一对的好。”王文德慢条斯理的开口，见佩茵不为所动，他也插手助阵，却也暗地向黄教授告饶：“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您老脚，可以放开我的脚指头了。”黄教授摇头晃脑，老学究的容貌乍现，“年轻人自己决定就好，我们插什么嘴，说不定佩茵决定毕业后才结婚。”给个台阶让易伟下，两个人都是他钟爱的人，他可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。“晓晓，你要谁当你舅妈？”“佩茵阿姨。”晓晓明快清朗的道出。



瞧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一点也没错。

“高招。”王文德佩服。

承擎拍手叫好，“伯父，厉害。”“老狐狸。”林妈竖起大拇指。

对陪伴他走过心理低潮的易伟，佩茵由衷感激，尤其是他还解开她这些年来的疑窦，但是，眼前还不算是以身相许的成熟时机。“我想，今天这个时刻是属于寿星公的，我们不应该夺去他今天的光彩，换个话题吧！”她四两拨千金，希望将问题化解。

“扫兴。”王文德和承擎默契十足的齐道。

“林妈、晓晓、伯父，我们出门吧！这两个家伙有得谈了。”承擎道。

“是啊！不打扰了，两位，自行解决。”王文德推推易伟，告诉他加油。

热络的餐厅，随着脚步足音的消失而沉寂，佩茵受不了僵冷的空气和易伟直盯着她看的炽热眼神，她站起身来收拾。

“你的答案呢？”易伟不放过她。

“不要逼我好不好。”佩茵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“你吃错药了？还是同情我名誉受损，来挽救我？”对报章杂志她虽然没有直接接触，但同学异样的眼光，总不会毫无所觉吧？！

“都不是。”易伟生气她对他的评价，“我以为我表现得够明确，从我们谈过你身世之谜的疑点后，我的所做为你不了解吗？我将事业重心转往幕后，我谢绝不必要的应酬尽量在家陪你，接送你上下课，和你一起照顾晓晓、照顾这个家，难道我的表现不足以说服你吗？”“我太小，不够成熟得足以踏入婚姻。”佩茵还是没有听到她想听的话。

“哈，借口，你成熟待至少可以媲美专家了。”易伟失望她竟说出这样的话，佩茵可以关心照顾任何人，除了他。

“我要完成学业。”她不要他生气，她要他爱她。

“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跟现在有何差别？”易伟突然冷静下来问她，她现在在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他老婆，除了他要的名分外。

“束缚……”“停，我不想听了，我只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你。”易伟不认为相处的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绑住佩茵了？唔，也许当初晓晓完全丢给她带是不对的，但不能拿来和现在的情况相提并论，他早改过自新：“你爱我？”佩茵难以置信。

“对，我这个大傻瓜爱上你了。”他厌恶她的语气。

“你从来没说过。”她指控他。

“你也没告诉过我呀！”易伟不服气，“我是忘了……等等，佩茵，再说一遍。”听到他欣喜若狂的命令，她遵从，“我爱你。”说时她早已泪眼婆娑。

“我也爱你，嫁给我。”易伟霸道的命令。

“好。”佩茵欣然同意，“可是结婚时间还要再商议。”“可以。”易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容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她是他的了。“我爱你。”他覆上她等待的唇，给她缠绵悱恻的深吻，是现在最适合的举动了。

“叮当，叮当。”一阵门铃声，打断火热的两人。

“易伟，放开我，我要去开门。”佩茵深吸口气，缓和自己急促的呼吸。

嘴唇在她雪白的颈项游移的易伟，根本不在乎外界的风吹草动，“别理他，不去开门自然就走了。”难得逮到“闲杂人等”外出，佩茵又心甘情愿的接受他，这等诱惑，说啥也不能放过。

像被水浇熄的人，佩茵被嘈杂的电铃声搞得根本享受不起来，“易伟。”

她告饶的喊了一声。

“好嘛，好嘛。”他懊恼的回她，实在有海扁外头的人的冲动，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破坏人家的好事。

拉过急着整理衣着的佩茵，易伟快速偷了个吻，叹了口气：“来了。”见他不愿的跑去开门，这一刻，佩茵相信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了。

“夫人，没有人在家。”制服笔挺的司机，按了无人应门的电铃后，向一位年约八旬的老妇人禀告。

“再按。”老妇人威严的开口。

“是。”司机恭敬的服从命令，按着电铃不放。

“来了，别再按了。”易伟恼怒的声音响起，“找谁？”“找你，年轻人，我相信是你请我来的。”老妇人扬扬眉，冷冷的开口。

“奶奶。”易伟讶异到了极点，黄家的权威人物竟然会出门？！“对不起，奶奶，您请进。”杵着雕龙画凤的檀木黑亮拐杖，老妇人缓步走下车，对易伟欲搀扶她的手，提出拒绝：“我可以自己走。”“是。”易伟在心中暗叹，什么时候不好来，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刻来？“怎么，来的不是时候？”她一针见血的点出他的心中话。

“没有，奶奶。”易伟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在她跟前，他永远对她是必恭必敬的，好象矮了一截，真希望承擎他们刚才没有丢下他。

“谁来了，易伟。”将餐桌收好，佩茵高声问待在外头良久的易伟。

老妇人斜睨易伟，问：“是她？”见易伟点头，她打从鼻孔哼气，“没教养。”“她是没有你们家的教养，如果您二十多年前没让她流落在外的话。”也许易伟多少被她的威严所吓到，但保护心爱的女人的能力，他有。“我不准你伤害她。”对他的警告，老妇人笑了，“小伙子，我可不敢保证，今天，可是你请我来的，走吧！”“易伟，是谁？”佩茵跑出来，恰巧与老妇人面对面，错愣了下，“是她？”“是她。”易伟证实，天啊！他需要承擎他们。

“请进。”佩茵挽扶她。

“她……”易伟闭上差点闯祸的嘴，怀疑的暗忖：她刚才不是不要人扶？看来，事情的发展可能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，易伟望着将全身重心交给佩茵的身影。

## 10

“你就是‘那个’谢佩茵？”老妇人坐好后，不疾不徐的问。

“我就是‘谢’佩茵。”佩茵坐到她的对面，毫不含糊的应声。

“府上？”这孩子的个性挺像她爹的。

“不清楚。”佩茵有意刁难，“我是‘孤儿’，所以孑然一身。”“胡说，你不是孤儿。”老妇人气急败坏的吼，真不明白承擎是怎么办事的，她还不知道吗？“你是黄家失落在外面的子孙，是黄家的人，不是孤儿。”“那么我的父母是谁？”长期的追查，佩茵只查到母亲名叫谢宜琳，父亲还是承擎那个大嘴巴的“暗示”，她才明白是黄家的人，但也害她认为是黄教授，而不是

他们都知晓的人。

“你爹是黄云智。”老妇人回答佩茵的问题。

“哦！如果我的消息来源没错，黄承夙是我亲哥哥，黄云仁黄教授是我哥的老爹，那我怎么会有个名叫黄云智的父亲？”佩茵不想听粉饰过的谎言，她要当时事情的真相，“还有，别说我不懂得敬老尊贤，您大大方方的走进人家家里而没有自我介绍，您以为您又是谁？”“说得好，你是谁？”黄教授的声音介入剑拔弩张的两人之间。“她”果然找上门来。

“黄教授，奶奶是我请来的。”易伟希望刚才要承擎他们回来的愿望消失，黄教授愤恨的脸色，他想来就怕，心里不由得暗自哀号，天底下就有这么倒霉的事，而且居然全都让他给碰上了。“承擎、文德，你们不是说好出去走走走的吗？”投给他愤怒的一眼，承擎叹自己交友不慎，“你要请奶奶过来，不能先知会我一声吗？”“我是……”易伟在这节骨眼还想辩驳，他怎么知道事情刚好那么凑巧，黄教授六十大寿，怎么能吵架？“佩茵阿姨，她是谁？”晓晓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，只看见他们在瞪着对方。

“晓晓，她是‘曾祖母’。”承擎抱起晓晓邀功，他此行的任务一件都还没有完成，所以得先找个“东东”挡挡，“奶奶，这是黄晓筑，您的普孙女；佩茵您见过了，她是您的孙女；伯父和您的‘别扭’，只得麻烦您自个儿解，文德、易伟和林妈，您见过的。”“嗯。”老妇人微点了下头。都见着曾孙女了，说不感动是骗人的，但是这里却不欢迎她。

“晓晓，叫祖奶奶。”承擎推推晓晓，虽然伯父和佩茵对奶奶不谅解，但他们应该不会阻止祖孙相认才是。

望着大家凝重的表情，晓晓不确定的问：“佩茵阿姨？”瞪视承擎，佩茵别开脸，老妇人都八十好几的人了，她可不愿当阻碍老妇人圆梦的刽子手，“问爷爷和舅舅。”不明所以的晓晓将无辜的脸转向他们，希望他们有所指示。

黄教授别开脸，再怎么，渴望听到一声“祖奶奶”呼唤的可是他的母亲。

“叫祖奶奶。”易伟了解其中的情感纠葛，决定还是他出马打圆场，他暗自祈祷奶奶的解释能令佩茵满意，他还想娶老婆呢！

“祖奶奶。”晓晓顺从舅舅叫了一声，但又觉得好奇怪，大人不是要她见人要有礼貌吗？她困惑的想。

“乖，到祖奶奶这里。”老妇人抱着黄家第四代，心里欣慰自己总算能向黄家列祖列宗交代。她欣慰激动的脸，与佩茵、黄教授风雨欲来的乌黑脸庞成明显的对比。

易伟见状，连忙打岔：“晓晓，佩茵阿姨他们和祖奶奶有事要讲，你和文德叔叔、林奶奶出去买菜好不好？我们煮饭请祖奶奶吃。”“好。”送走快乐出门的晓晓，易伟知道接下来的局面会很僵，他转过身，露出了个白痴状，“谁要喝茶？”

“我要她走。”黄教授在易伟拉着承擎躲进厨房后发飙，他明白易伟的难处，忤逆长上或得罪未来的老婆，让易伟不知如何取舍。

从来没见黄教授发脾气的佩茵淡淡的否决：“我要她留下。”“留下她做什么？”佩茵怎么可能不恨她？黄教授不解。

“我父母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在育幼院长大？”佩茵只想查明真相。花大笔的金钱，所能查出来的资料居然很有限，可见有人刻意隐瞒真相。

“都过去了，没有必要翻旧帐。”黄教授不想忆起当年的椎心之痛。

“我想知道。”佩茵固执的说。“难不成你是我父亲？”听她话中的意思，黄教授讶然，她认为他是抛下她的父亲？！“你该不会以为……”佩茵望着近几年来照顾她的人，佩茵以一种骇然的语气说：“很难想象是吗？不过，神智清醒的人都会怀疑，在你是我哥的父亲后。为什么你会特别照顾我？”

“我爱你妈。”他爱屋及乌。

“但我不是你的女儿。”她终究还是孤单一人。

“如果当初能找到你，相信我，你会是我的女儿。”佩茵语调中的伤痛，令他痛心。

“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”“算了，二十多年了，算了。”佩茵话中的寂寥令老妇人不得不开口抚慰：“该怪的是我。”黄家大家长总算开口了。“我的大儿子，也就是你爹，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当老婆。”“迂腐。”黄教授与佩茵齐声对此话嗤之以鼻。

“仁儿，扪心自问，当年的风气不比今日吧？”见儿子不反驳，老妇人接着说：“娶也娶了，孩子也生了，但这女人就是不满足。”“她叫谢宜琳。”黄教授朝母亲大吼。

“对，谢宜琳。”老妇人伤心的摇头，“为了她，你们兄弟都凶我。”“是你不分青红皂白。”黄教授再次大叫。

“你怎么不想想当初情况多暧昧？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，就没再生第二个，怎么你一回国不久，她就怀孕了？你大哥当时卧病在床，这事怎能不受人指点？”她实在不清楚事情到最后怎会如此演变，“只要你们说实话就好，无论如何，孩子总是黄家的血脉。”“你就不问我？”黄教授质问，难道自己的名声就这么坏？“朋友妻不可戏，何况是兄长的，但你与她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多了，”多到令人侧目，令人闲言闲语！老妇人伤心的想起当年所遭受的责难。

“你就这样对我们判了罪？没有给我们解释的余地？”黄教授难以置信。

“她带着大把银子跑了，不是吗？”老妇人不置可否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落个晚景凄凉，膝下犹虚？”黄家老二对着他母亲进出残忍的话，“大哥见大嫂受欺侮，要她回家走一走、散散心，否则一旦他死后，大嫂可就没有好日子过，那些钱是大哥亲手要我交给大嫂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，果不其然，大哥有先见之明，否则，佩茵或许就没有办法生下来了。”顿了顿，他打破誓言，说出大哥要他发誓不说的话：“大哥找不到大嫂，临死之际把承夙交给我，要我好好照顾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要我不要让承夙重蹈我们兄弟的覆辙，也就是说你教育失败。”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老妇人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和云勇会袒护大嫂、爱她的原因你想知道吗？”黄教授慢慢的折磨她，“宜琳给我们的爱和温暖，比你养育我们一生中所加起来的还要多，所以我爱她，相信云勇的感觉也一样。”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老妇人无法完整的说出话来。

“够了，叔叔。”“够了，二哥。”两种声音阻止他，黄教授愣了一下，“佩茵？”他转身，看到自己的小弟时吓了一跳，“云勇？怎么你也来了？”“我要出去走一走，这里就留给你们母子。”佩茵抛下他们，“我不能说我很高兴，但是，知道自己出生是合法且受到祝福的，我还是很欣慰。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，叔叔、小叔叔、奶奶，爸爸来不及化解你们的芥蒂，但

是，希望你们不要再有遗憾。”“佩茵，见到你真好。”云勇拥住她，不理睬质问他的二哥，他欣赏这个不拖泥带水的丫头；但承擎这小子呢？他是接到承擎的通知赶来劝架的。

“佩茵，你承认我是叔叔了。”黄教授的表情难以形容。

“你是爸爸的弟弟是吧？”她见他点头，淘气的提醒黄教授记得找承擎算帐，“难不成叫‘伯父’？”收到“信号”的黄教授点头，宠溺的说：“是叔叔没错。”他要拆了承擎那小子的骨头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害他白白受了佩茵多日来的“冷眼相待”。

三人有说有笑，老妇人也想感受个中滋味，“佩茵，你能不能……”欲言又止的，她不敢要求自己冀望的天伦之乐。

“奶奶，孤单一个人是很可怜的。”佩茵对她说，“有什么话谈开了就好，当然，如果有人硬要‘逞强’，没关系，您还有我。”她向黄教授投以威胁的一瞥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一句亲热的“奶奶”温暖她孤寂的心，老妇人泪眼婆娑，明白佩茵的善体人意是给他们台阶下，“佩茵……佩……”挥挥手，抛下众人，佩茵溜出门，今天，她承受太多情感压力的包袱了。

“嘿，你去哪？”易伟环着她的肩，安慰的拍了拍，他实在以她为荣。

“走走。”佩茵靠着他，汲取他的味道，她确实需要他的安慰。“你都听到了，不是吗？”“我以你为荣。”他亲吻她的发梢，“换做其它人，反应不会这么平静。”“事实真相明白就够了，明天陪我扫墓去。”佩茵惜福的态度确实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。

“有一个条件。”易伟道。

“又来了。”她翻白眼，“大爷是不是要我答应嫁给你？拜托，如果没记错，黄家大团聚的戏码上演前我就答应了，你的记性不好哦！”“错，我想问的是——我可以吻你吗？”不待回话，易伟捧起佩茵娇艳的脸蛋，贪婪的品尝她唇上的温暖。

沉重、浑浊的呼吸，在寒冬中冒出阵阵白烟，彼此相识一笑，佩茵娇喘的道：“陪我走走。”“走。”拥她在怀中，易伟心中有着感谢，感谢谁？Whoknows？也许是眷顾他的幸运之星吧！不然，他怎么会如此的好运道，得此一美眷？手牵手，他们携手漫步，暖流滑过彼此的心。

“佩茵？”易伟不愿承认自己觉得她的反应有些可笑，“你为什么没生气？”佩茵笑着睨他，“我还以为你不问了。”“说。”他真栽在她手里了。

“记得陈建名吗？”佩茵不理睬易伟的反应径自说下去：“说我笨也好，说我傻也罢，我去见过他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易伟纳闷的问。虽然案子已进入司法程序，但他永远也没法子原谅陈建名。

“如果说去谢谢他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佩茵不看他的脸色继续说：“光是他没对晓晓动手，就值得我感谢，更何况他让我看清楚自己对‘身分’的执着在意，实在很不智。”“对黄教授的不礼貌还耿耿于怀？”易伟不想再听有关陈建名的事，就算当初他间接造成承凤与敏芳夫妇死亡的创伤已抚平，但他下手杀佩茵的恨却也还没消。

“也许。”她但笑不语。

“还有呢？”易伟知道她话中有话，等待他上钩。

还真沉不住气！佩茵漾着笑脸对他说：“妈曾要人送我回黄家，但钱被

偷了不说，我还被丢到育幼院。”“噢？”他傻眼。

“妈妈都能谅解，何况是我。”佩茵展出刚收到不久的信，“有人将信投递到我自小生长的育幼院，上头清清楚楚的说明着；原本我不相信，所以一直没拿出来给你看，但奶奶看我的眼神并不陌生，加上承擎的寻找，我相信他们找过我。”“这样就好了。”易伟不愿点出佩茵事实上正拚命找出理由说服自己。

“好嘛！我渴望有个家。”她坦诚。

“你有啦！”他不解，不是好好的吗？“那不一样。也许我想让人宠一宠。”她调皮的说。

“你呀！承认你不想伤奶奶的心又怎样？”易伟捏捏她的俏鼻，“晓晓都承认了。”揉着泛红的鼻子，佩茵面对他，倒着走，“谁说的，我只不过想先寻找强而有力的娘家，以免以后在婆家遭受虐待而无处伸冤。”看着她逃走的身影，易伟忽地领略她话中的含意，“好哇！你说我会虐待你，那我就虐待你，别跑。”洋溢着欢乐的笑声，充斥在冷凛的山中，透出云层的冬阳，似乎也为他们的喜悦投注它的祝福。终曲“老婆，等等我。”易伟锲而不舍的追着佩茵的身影。

佩茵不予理会。想起来真呕，她是怎么误上贼船的她连自己都不清楚。

“别碰我。”她对追上来环着她的肩，供人“免费”拍照的他不悦的斥责。

易伟提出抗议，“可是老婆，怀孕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也挺配合的。”说好要避孕的，但是，一兴奋，难免会忘记。

“还说，你耍的花样你还敢辩，我要回娘家。”佩茵简洁有力的告诉他。

“别傻了，堂妹。”承擎懒洋洋的调侃语调由一旁窜出，“你怀孕的消息，要是传到奶奶其中，她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生易伟的气？”“喔，可恶。”佩茵一跺脚，跑开了，真是招谁惹谁，今天是她的毕业典礼，她是主角耶，他们两人来分明是抢镜头的。

说真的，其实她还满荣耀的，她老公都已经死会了，也将事业重心转到幕后以及照顾哥哥、嫂嫂留下来的事业，但她老公这张开麦拉费司，居然还没被遗忘。

看着老婆躲进毕业人潮中，易伟双眼连忙追踪，口里不忘嘀咕：“承擎，不帮我，好歹不要害我。”“哪有，我是怕你……”承擎对着空气说：“被佩茵制得死死的。”想起他们结婚，他情不自禁的发笑。他们在寒假时，到美国探望奶奶，由于是深冬，白皑皑的雪彷彿将画上的景致搬到街上，第一次，佩茵和晓晓忘了寒冷，直到躺在床上发抖，才明白其严重性；家中多数人口都是上了年纪者，要他们彻夜守候着实于心不忍，所以承擎分配到照顾晓晓，易伟自然挑起照顾佩茵的责任。

也许是累了，也许是取暖，照料着照料着，易伟抱着佩茵睡着这一幕，清清楚楚的呈现在奶奶眼中，二话不说，他们当天就完婚了，新郎是称心如意了，但是新娘却因生病而有些茫然。

因此，婚是给了，但是彼此不晓得立了什约，总之，一有事，佩茵就跑回家，易伟也跟着到，然后奶奶、伯父，和他老爸、老妈连番数落，他们又相安无事，偕手回家。

吵归吵，但他们可恩爱逾常。

但今早，乒乒乓乓的声音再度吵醒他，原本说好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佩茵说：“同学都毕业了，我去参加有什么意义？”但是，她小姐一人突然

冲出门外，往学校跑，笑得得意洋洋的易伟二话不说，也抱着晓晓跟在其后，原来是“做人”成功了。

看着熙往攘来的人潮团团围住易伟要求签名，疼爱老婆的他，打躬作揖，向佩茵低语数声，只见她漾着微笑，将脸上的阴霾、愤怒化解成一副娇羞的少妇状。

这一幕着实令承擎嫉妒，响应他们招呼的挥手，承擎让晓晓坐在肩上，向恩爱的夫妇走去，仰望晓晓，蓝天白云，十足的好天气，他心情豁然开朗，问道：“叔叔帮你找位婶婶如何？”承擎心想，替自己找位美娇娘，不让他们专美于前，这主意似乎不坏。

